

鈔  
永  
甚  
精

石  
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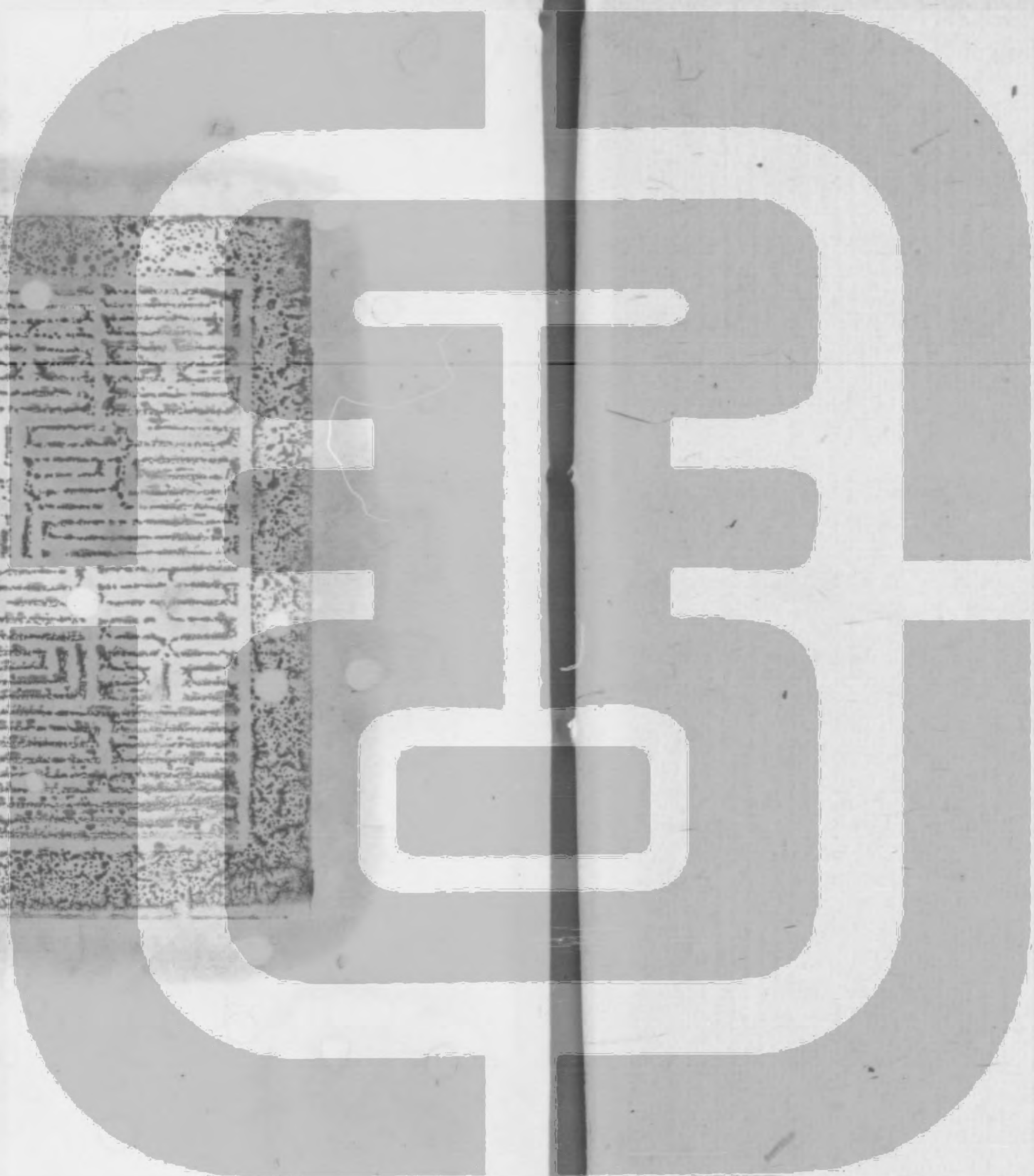
鑄  
華

丙申三月  
得  
正  
文  
之  
廉  
記

鑄

Handwritten text on a rectangular label, possibly a library or archival tag, with a decorative border.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cript and includes:

241  
Rissl n  
S. P. K. n



石墨鐫華目錄

卷之一 跋三十六首

夏禹衡嶽碑 二種 一在嶽麓書院 一在棲霞山天開巖

周武王銅盤銘 在汲縣

周穆王壇山刻石 在趙州

周宣王石鼓文 在國子監

周仲尼比干墓題字 在汲縣

周仲尼季札墓題字 在鎮江府

秦嶧山刻石 李斯篆二種 一在西安府學 一在鄒縣



漢五鳳二年殘字 在孔廟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在孔廟 有碑陰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在孔廟

漢韓敕造孔子廟禮器碑 在孔廟 有碑陰

漢魯相史晨孔子廟碑 在孔廟

漢魯相史晨孔子廟後碑 在孔廟

漢北海相景君碑 在濟寧

漢淳于長夏承碑 蔡邕書在庠平府

漢郭有道碑 蔡邕書在介休縣

漢李翕折星橋廊閣銘 在畧陽縣

漢郟陽令曹全碑 在郟陽縣 有碑陰

漢西岳華山廟碑 郭香察書在華陰縣今亡

魏封孔羨奉孔子祀碑 在孔廟

魏百官勸進碑 在許州

魏文帝受禪碑 在許州

晉將軍周孝侯碑 陸機撰王羲之書在宜興縣

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在孔廟

後魏脩孔子廟碑 在孔廟

後魏丘盧息碑 在咸陽縣

後魏周惠達碑 在咸陽縣

後周華嶽頌碑 万紐于瑾撰趙文淵書在華陰縣

隋安喜公李使君碑 在乾州上官村

隋海陵公賀若誼碑 在興平縣文廟

隋龍藏寺碑 張公禮撰在真定府

隋陳明府脩孔子廟碑 仲孝俊撰在孔廟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 大觀間刻在西安府學

隋常醜奴墓誌 在興平縣

隋李淵為子世民祈疾疏 在零縣草堂寺

隋皇甫誕碑 于志寧撰歐陽詢書在西安府學

卷之二 跋四十三首

唐刻石經 在西安府學

唐晉祠之銘 太宗製并書在太原府

唐李英公碑 高宗製并書在醴泉縣

唐萬年宮銘 高宗製并書在麟遊縣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諸臣自書

唐景龍觀鐘銘 睿宗製在西安府鐘樓

唐紀太山銘 中宗製并書在泰山

唐中宗注孝經 中宗書在西安府學

唐昇仙太子碑 武后製并書在登封縣

唐述聖紀碑 武后製中宗書在乾州

唐集右軍聖教序并記 太宗製序高宗製記在西安府學

唐三藏聖教序 褚遂良書

唐三藏聖教序記 褚遂良書以上二碑在慈恩寺塋下

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褚遂良書在同州

唐九成宮醴泉銘 魏徵撰歐陽詢書在麟遊縣

唐孔子廟堂碑 虞世南撰書在西安府學

唐集王右軍殘碑 在西安府學

唐昭仁寺碑 朱子奢撰在長武縣

唐少林碑 裴淮撰書在少林寺

唐北嶽廟碑 鄭子春撰崔鑠書在北嶽廟

唐中元靈應頌碑 戴璇撰序劉同昇撰頌戴伋書在盩厔縣

唐宗聖觀碑 歐陽詢撰序陳叔達撰銘在盩厔縣

唐房梁公中齡碑 褚遂良書在醴泉縣

唐申公高士廉瑩兆碑 許敬宗撰趙模書在醴泉縣

唐虞公溫文傳碑岑文本撰歐陽詢書在醴泉縣

唐雲麾將軍碑李邕書在蒲城縣一趙孟頫書在良鄉縣今在宛平縣

唐嶽麓寺碑李邕撰書在岳州府

唐葉有道先生碑李邕書在慶州府

唐淄川公李孝同碑諸葛思禎書在三原縣

唐祝府君碑于欽明撰在三原縣

唐李建州廣業碑在三原縣

唐于大猷碑在三原縣

唐贈池州刺史馮公碑崔尚撰郭謙光書在咸陽縣

唐臨淮武穆王李光弼碑顏真卿撰張少悌書在富平縣

唐西平忠武王李晟碑裴度撰柳公權書在高陵縣

唐蘇許公壞碑盧藏用撰序張說撰銘在武功縣

唐契苾明碑婁師德撰殷參祚書在咸陽縣

唐段行琛碑張增書在汧陽縣

唐尚書馮宿碑王起撰柳公權書在西安府學

唐王忠嗣碑三載撰王播書在渭南縣

唐田仁琬德政碑徐安貞撰蘇靈芝書在易州

唐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容撰釋行滿書在醴泉縣

唐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義暉書在醴泉縣

卷之三 跋四十六首 今多一首

唐郭敬之家廟碑顏真卿撰并書在陝西布政司

唐郭敬之家廟碑陰顏真卿行書

唐多寶佛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真卿書在西安府學

唐將軍藏懷恪碑顏真卿撰并書在三原縣

唐東方曼倩讚碑夏彥湛撰顏真卿書在陵縣

唐顏氏家廟碑李陽冰篆額顏真卿撰并書在西安府學

唐中興頌碑元結撰顏真卿書在永州府

唐八關齋會碑顏真卿撰并書在歸德府

唐干祿字帖顏元孫撰顏真卿書

唐爭坐位書藁顏真卿撰并書在西安府學

唐顏真卿奉使題字在同州

唐華嶽題名在華陰縣

唐顏真卿斷碑止數十字在華州

唐中書令崔敦禮碑于志寧撰在醴泉縣

唐祭酒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在醴泉縣

唐李衛公靖碑許敬忠撰王知敬書在醴泉縣



唐褒公段志平碑在醴泉縣

唐中書令馬周碑許敬宗撰殷仲容書在醴泉縣

唐莒公唐儉碑在醴泉縣

唐太常卿薛收碑于志寧撰在醴泉縣

唐芮公丘盧寬碑李義府撰在醴泉縣

唐薛公阿史那忠碑在醴泉縣

唐尚書張後胤碑在醴泉縣

唐左監門將軍王君碑在醴泉縣

唐內侍將軍張阿難碑在醴泉縣

唐褚亮碑在醴泉縣

唐姜遐斷碑姪邴公晞撰并書在醴泉縣

唐蘭陵公主碑李義府撰在醴泉縣

唐涼國公主碑蘇頌撰明白一御書在蒲城縣

唐許洛仁碑在醴泉縣

唐夢真容碑蘇靈芝書有二種一在易州一在中南樓觀

唐姜嫄公劉廟碑高邛撰張誼書在邠州

唐脩孔子廟詔表碑在豐縣孔廟

唐脩孔子廟墓碑李邕撰張迺珪書在孔廟

唐贈太師孔宣公碑 崔行功撰孫廷範書在孔廟

唐孔溫裕脩孔子廟碑 賈防撰在孔廟

唐充公之頌碑 張之宏撰包文該書在孔廟

唐華嶽精享碑 咸廩撰劉升書在華陰縣

唐昭告華嶽碑 韓賞撰韓擇木書在華陰縣

唐述聖頌碑 達奚珣撰序呂向撰頌并書在華陰縣

唐碧落碑 陳惟玉書在絳州

唐碧落碑釋文 鄭承規書

唐李元諒懋功昭德碑 張濛撰韓秀弼書在華州

唐邠國公功德碑 楊承和撰書在西安府學

唐嵩陽觀碑 李林甫撰徐浩書在嵩縣

唐多秘塔碑 裴休撰柳公權書在西安府學

唐多秘塔碑陰記

卷之四 跋四十七首

唐不空禪師碑 嚴郢撰徐浩書在西安府學

唐道因禪師碑 李儼撰歐陽通書在西安府學

唐楚金禪師碑 沙門飛錫撰吳通微書在西安府學

唐大智禪師碑 嚴挺之撰史惟則書在西安府學

唐大智禪師碑陰 陽伯成撰史惟則書

唐圭峰禪師碑 斐休撰書在鄠縣

唐隆闡禪師碑 在西安府學

唐杜順和尚碑 杜殷撰董景仁書在長安開佛寺

唐寂照和尚碑 段成式撰祥無可書在咸陽縣

唐御史臺精舍碑 崔湜撰梁昇卿書在西安府學

唐御史臺精舍碑陰題名

唐周公廟靈泉碑 崔珙撰在岐山縣

唐濟安侯廟記 李巨川撰柳懷素書在華州

唐法門寺重脩塔廟記 薛昌撰王仁恭書在扶風縣

唐順陵碑 武三思撰相王旦書在咸陽縣今亡

唐本願寺碑 在獲鹿縣

唐武安君廟記 在咸陽縣

唐令新誠碑 王書

唐陳居士殘碑 在武功縣

唐淨住寺文賢像銘 在西安府學

唐緡雲縣城隍廟記 李陽永撰書在緡雲縣

唐李陽永先塋記 在西安府學

唐李陽永三墳記 在西安府學

唐彌勒佛頌 林諤撰 房嶙妻高氏書 在交城縣

唐宗聖觀主尹文操碑 負半千撰 在盩厔縣

唐李靖上西嶽書 在潞安府 又在藤縣 又在華陰縣

唐李輔光墓誌 崔元畧撰 戶雅書 在咸陽縣

唐劉光俊墓誌 高肅撰

唐比丘圓滿碑銘 在華岩寺

唐大遍覺禪師塔銘 劉軻撰 僧建初書 在西安興教寺

唐大法師基公塔銘 李弘度撰 僧建初書 在興教寺

唐圓測法師塔銘 宗復撰 書在興教寺

唐大德進法師塔銘 陳光撰 僧智詳書 在西安溫國寺

唐大德檀法師塔銘 姜立佑撰 在西安崇仁寺

唐淨業禪師塔銘 卑考雄撰 在西安香積寺

唐張旭斷碑千文 在西安府學

唐張旭肚痛帖 在西安府學

唐草書心經 在西安府學

唐懷素藏真律公帖 在西安府學

唐懷素聖母帖 在西安府學

唐懷素草書千文 在西安府學

唐題名石柱 在西安府學

唐石幢兜率天經 在志川王府

唐石幢燃燈功德銘 在香積寺

唐石幢尊勝呪 八種一張少悌書在崇仁寺七無主者名一在牛頭寺一興平崇寧寺一慈恩寺一乾州蒲落

坊一仙遊寺一香積寺一忘所在

唐石幢尊勝經 十一種一劉慎微書忘所在一無可書在百塔寺九無書者名一在寶慶寺一乾州大馬村一

張曲井一李家注一海亭王府一宜川王府一草堂寺一弘福寺

唐石鼓經呪 在醴泉縣

卷之五 跋四十一首

宋藍田縣脩夫子廟碑 董儲撰僧嗣端書在藍田縣

宋脩唐太宗廟碑 李瑩撰孫崇望書在醴泉縣

宋刻昭陵六馬圖贊 游師雄題刁玠書在醴泉縣

宋譯三藏聖教序碑 太宗御製沙門雲勝書在西安府學

宋北嶽安天聖帝碑 陳彭年撰邢守元書在北嶽廟

宋重脩北嶽記碑 韓琦撰書在北嶽廟

宋勸慎刑文碑 晁迥撰

宋勸慎刑箴碑 晁迥撰盧經書在西安府學

宋清淨護命得道經 龐仁顯書在西安府學

宋摩利支天并陰符經 未正已書在西安府學

宋郭忠恕三辭陰符經 在西安府學

宋篆書千字文序 陶穀撰皇甫儼書在西安府學

宋篆書千字文 夢瑛篆表正已隸書在西安府學

宋夢英十八齋書 在西安府學

宋夢英偏旁篆書 在西安府學

宋夢英夫子廟堂碑 程浩撰在西安府學

宋登泰山謝天書碑 真宗御製御書在泰山

宋華嚴寺文殊閣碑 夢英撰何潤之書在華嚴寺

宋興平縣保寧寺碑 冉魯撰書在興平縣

宋玄聖文宣王贊 真宗御製在孔廟

宋脩兗州文宣王廟碑 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在兗州

宋玉峰軒記 陳正舉撰在興教寺

宋三十六峯賦 樓昇撰僧參寥書在嵩縣

宋絳州夫子廟碑 李垂拱撰集右軍書在絳州

宋于真菴記 任諒撰集歐虞褚薛顏柳等書在三原縣

宋牡丹詩 在西安府香城寺

宋普濟禪院碑 關仲卿撰僧善儁書在汧陽縣

宋承天觀碑 字維扶尹 古書在真寧縣

宋刻僧考脩草書 在西安府學

宋抄高僧傳序 陶穀撰夢英書在西安府學

宋僧靜已書偈語碑 禪師述在西安府學

宋脩周武王廟碑 盧多遜撰孫崇望書在咸陽縣

宋脩周康王廟碑 黃遜撰孫崇望書在咸陽縣

宋脩唐憲宗廟碑 趙撰張仁息書在蒲城縣

宋贈夢英大士碑 僧正蒙書在西安府學

宋太平興國宮碑 徐鉉撰張振書在藍屋縣

宋龍興寺塔碑 在同州

黃撰

書在藍田縣

宋復唯識廨院

宋賜西嶽廟乳香碑 韓見素撰智通書在華陰縣

宋樞密趙瞻碑 在藍屋縣

宋游師雄墓誌 張舜民撰邵龔書在西安府學

卷之六 跋四十一首 只三十九首

宋蔡襄萬安橋記 在福建

宋蔡襄荔枝譜 在福建

宋蘇軾書醉翁亭記 在鄆陵縣

宋蘇軾書上清宮詞 在盩厔縣

宋蘇軾書樓觀詩 在盩厔縣

宋蘇軾書仙遊塔題字 在盩厔縣

宋章惇草堂寺題記 在鄠縣

宋蘇元老龍洞記 在寧羗州

宋蔡京草堂寺題記 在鄠縣

宋米芾蕪湖縣學記 在蕪湖縣

宋米芾第一山大字 一在盱眙 一在盩厔縣

宋黃魯直狄梁公碑 范仲淹撰

宋黃魯直夷齊墓碑 在蒲州

宋黃魯直了元歌 騰禪師作

宋黃魯直草庵歌 石頭和尚作

宋薛紹彭詩刻 在盩厔縣

宋李駒遊終南詩刻 在鄠縣

宋草堂寺舍利亭記 寧祖武撰 僧宗蟻書 在鄠縣

宋慈雲寺集本軍書詩 沙門靜万集 在浮山縣

金普照寺興造記碑 仲汝尚撰 集柳公權書 在沂州

金趙秉文草書刻 在鄠縣



金博州重脩廟學記

王去非撰王述筠書在博州

金博州廟學碑

王遵古撰述筠書

金中嶽廟碑

黃文約撰

書在高縣

元集顏書默庵記

趙良弼撰在楊萬坡

元趙孟頫孫公神道碑

鄧文原撰在盩厔縣

元趙孟頫勅藏御服碑

趙世延撰在盩厔縣

元趙孟頫番君廟碑

元明善撰在饒州府

元趙孟頫裕公和尚碑

程鉅夫撰在少林寺

元趙孟頫玄元十字贊

在中牟樓觀

元趙孟頫佑聖觀記

在杭州府

元重陽仙跡碑

劉祖謙撰姚瑛書在盩厔縣

元重陽教祖碑

金密國公靖撰李道謙書在盩厔縣

元馬丹陽碑

王利用撰孫德歿書在盩厔縣

元重脩說經臺碑

李道謙撰李志宗書在盩厔縣

元希教堂碑

朱家先撰杜道堅書在盩厔縣

元文始碑

杜道堅撰書在盩厔縣

元篆書道德經碑

高翽書在盩厔縣

元正書道德經碑

在盩厔縣

石墨鐫華卷之一

跋三十六首

夏禹衡嶽碑一種

禹碑七十七字在衡嶽雲密峰楊用脩得之張僉憲云宋嘉定中何致子一遊南嶽脫其文刻於嶽麓書院用脩又刻於滇中安寧州近世楊時喬又刻於棲霞山天開巖余所收二本其一稍泐跋數十字尤不可辨隱隱有何致字當是子一舊本其一則楊時喬刻也用脩謂韓愈劉禹錫朱熹張栻諸人求之不得已而得之以為奇幸而王元美復疑之謂銘詞未諧聖經類汲冢穆天子語何也用脩金石古文并楊時喬皆註隸釋互有不同元美亦有二本

釋亦不同時喬本出在元美后元美所得豈即何子一楊用脩二刻耶何其牴牾同也但其文所謂龍畫螺書鸞漂鳳泊雖經摩刻猶可想見古人惜不得衡岳石上蹟耳

周武王銅盤銘

此文元延祐間摩汝帖刻于石者辭旨簡遠雖非原物亦可重也

周穆王壇山刻石

吉日癸巳字在壇山宋宋初尋而摩之縣令劉莊鑿取歸州權部事李中祐龕置廳事石壁而為之跋國朝宋濂考據款識以為周穆王書無疑而宋人施宿乃謂州解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

然則濂所見余所錄豈皆後人拓本耶濂曾摩刻浦陽山房仍自為跋余本有李跋無宋跋又非宋本不可曉

周宣王石鼓文

鼓文出入雅頌書法淳質出周宣王時史籀筆亡疑都玄敬楊用脩王元美諸人辨之已詳余借得本雖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為秦物者已非又有以為宇文周物者尤可笑歐陽公最號博雅乃亦疑之遂令後人譏駁無地自容矣今石猶在太學門內余從李典籍又得此本漫滅視余借本尤甚而護持無人惜哉

周仲尼比干墓題字

此書程邈李斯之所不為，而曰仲尼手書，洪氏隸釋漢隸自源，辨其謬矣。然以比干忠烈，尼父是其族孫，姑妄言之，亦足為忠臣壯氣也。

### 周仲尼季札墓題字

此書流傳已久，故陶淵明季札讚云：夫子戾止，爰詔作銘。唐張泌申云：舊石湮沒，玄宗命殷仲容模榻。大曆中蕭定重刻於石，又有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后變化者。據此數說，則真仲尼書也。歐陽公疑仲尼未嘗至吳，且其字大非古簡牘所宜，又有謂原字只曰嗚呼有吳君子，而延陵之墓四字，後世妄增。即黃長睿董廣川皆以為疑。卒未有敢定其真偽者。但淳化帖所收字小，而鎮江石刻字大不倫，未曉何故。姑存之，以俟博識君子。

### 秦嶧山刻石二種

唐封演魏大武登山排倒此碑，然猶模拓者。邑人疲於奔命，聚薪焚之，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其後徐鉉得模本，鄭文寶刻于長安。自此刻者甚衆，評者謂長安第一，鄒縣最下。而杜甫詩又云：嶧山之碑野火焚，冬木傳刻肥失真。據此數說，則嶧山舊石，不在開元之前，翻本或以石，或以木矣。未<sub>未</sub>知鉉所錄者，縣令所刻石耶，抑郡肥失真之木耶，而鉉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何也。余所收二本，一

為鄭文寶本正臨自鉉者僅存形似無復神情其一本則至元間翻刻據跋元祐中縣令張文仲又刻之矣此又當居文寶本之下原文二段後段乃二世詔文都玄敬謂宜在石之傍文寶誤錄為一至元刻跋以為皆二世頌始皇詔尤可笑

漢五鳳二年殘字

此石金高德裔脩孔廟掘得之太子釣魚池中池在靈光殿基南三十步太子者景帝子劉餘封魯故俗以太子呼之也石曰五鳳二年宣帝號也又曰魯三十四年德裔以為餘孫孝王時也又曰六月四日成者必當時創建或鑿池而記其成功之日也西漢石

刻傳者極少此字簡質朴古存之以示后人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宙融之父孔子十九代孫也卒于延熹六年碑造于七年而趙明誠歐陽永叔王元美皆曰四年宙字季將隸書易辨而歐陽永叔集一作季持皆不知何據鄭漁仲金石畧又載兩孔宙碑尤謬余借得本肇商本又得二紙於王戶部堯年趙即丞可行大都殘闕過玄敬所錄者猶精彩動人元美乃謂文與書皆非至者何耶又有宙碑陰門生故吏名余未得見據金石錄有捕廵字升臺捕姓姓苑不載而其稱謂有門生門童弟子故吏故民之不同洪丞

相适謂親受業曰弟子相傳授曰門生未冠曰門童椽屬曰故吏  
占籍曰故民因是異聞附著之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此碑都少卿玄敬考據始末甚明楊用脩金石古文全錄之但碑  
中奏洛陽宮下有司徒公河南

字季高司空公蜀郡成都

闕據宋洪丞相隸釋錄其全文而竟遺此豈二公但憑抄錄未  
見榻本耶碑後又有刻云後漢鍾大尉書宋嘉祐七年張桂圭  
按圖題記按此碑永興元年造元帝常獻帝初始為黃門侍郎距

永興且四十年此非元常書明甚未知張桂圭所按何舛其叙事  
簡古隸法適逸令人想見漢人風采政不必附會元常也碑中趙  
戒范史注字志伯今云意伯趙明誠云疑是避桓帝諱戒表洪又

漢韓勅造孔子廟禮器碑

此碑都楊二公錄闕七字而余所獲榻本止闕五字多一皇雄統  
闕育雄字一以俟知奧奧字二公前余八十年都所收又云舊榻  
本而闕字反多於今何也且都錄碑陰謂隸釋所載六十二人較  
都家舊榻本闕三十八人隸釋始曲戾三焉終洛陽王敬都家本始  
涿郡太守魯鹿次公終河南樊文高按碑又韓明府下已列潁川

長社王玄君真。至相史魯周乾伯德。捌人似不應碑陰重錄。隸釋首正少此八人。於漢文簡古之辭為合。而都本乃重出。不知何故。惜不得至碑所一證之。至若碑隸書與卒史碑無二。且記法簡質。非今所能。而玄敬乃以雜用識。綿薄之余。竊不取焉。

漢魯相史晨孔子廟碑

此史晨上尚書奏章。蓋漢制郡國因尚書以達天子。如今通政司是也。晨初到官。自出俸錢。以供禋祀。可謂知尊聖人矣。

漢魯相史晨孔子廟後碑

又一碑。紀晨姓字。載當時廟享觀禮者九百七十八。復脩瀆直井。及

守墓人。可謂盛事。

余所收二碑。在漢碑中。頗為完好。前碑止缺十一字。後碑止缺一字。按都玄敬與楊用脩所錄。前碑缺二字。而後碑乃缺三字。且前碑上尚書後。有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等二十字。而都楊本俱無之。後碑又較二公多一望見闕觀觀字。獻之薦字。豈都公所收。偶是缺壞。本楊公又從都公書中抄錄。不及以碑証耶。余生後二公。而得見所未見。為之一快。

漢北海相景君碑

此碑殘闕。幾不成文。考集古錄。蓋自歐陽永叔時已然而都玄敬

乃錄其全文止缺三十字不知何所據玄敬又云家藏漢碑不完者皆以洪丞相隸釋足之此是耶王元美曰隸法故自古雅但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曰誅亦屬未妥東京作者往往如是而碑中眉壽作糜壽歐公以為古字通用良是

漢淳于長夏承碑

都玄敬引證極大畧此碑自元王文定公憚定為蔡邕書謂其氣凌百代筆陣堂堂洪丞相隸釋謂其字体奇怪鄭僑書衡謂其兼篆隸八分合數說而疑碑非真蹟又云江陰徐擴有舊刻缺字四十有五此獨完好則其偽始信余亦覓得一紙非漢刻似不待辨而楊用脩謂為漢刻之僅存者王元美亦云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骨氣洞達精彩飛動非中郎不能豈所見別一碑也

漢郭有道碑

此碑在介休縣余邑人王正己曾為其縣令余從其家覓一紙乃正己重刻者深恨不得原刻有晉人為余言舊石在時一秀才極愛之每往碑下摩娑累日一夕盜碑舁去縣令無奈重刻一石應求者後又磨泐而王正己再刻云秀才所盜之石竟不得出異哉

漢李翕折里橋邨閣銘

此碑在畧陽相傳為蔡邕書馬伯循信之固未的然碑文驛散闕



之嘲濕。徙陽之平煇。歐陽公以為疑。董道書跋云。曰。古文顯字。濕川。漢作顯。諸謂川在甲。濕書。書古人至今同。古文字濕作顯。又作濕。故漢人濕又作累。然則濕當作濕。與叅同。辭故。古文燥作煇。其言。驛與易同。下用驛亦易也。楊用脩謂。驛古與釋通。濕假借。濕煇與燥同。解作去濕就燥之意。蓋本董說。但磨泐已甚。歐公謂二句適完好。今亦損過半矣。又碑中太守李君諱翕。字伯都。今板本皆作李會。或傳寫之悞。惟鄭樵畧曰。李翕與碑合。

漢卻陽令曹全碑

萬曆初。卻陽縣舊城掘得此碑。中平二年造。內稱全為戈部司馬。

征疏勒王和德。攻城野戰。謀若湧泉。威卒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按范史西域傳。和德射殺其王自立。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墩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諸國兵合三萬人討疏勒。攻滇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二說不合。且司馬為曹寬。非曹全。豈即其人。范史傳。誤耶。即紀功者。張大其辭。而面縛歸死。似非虛飾。抑又何也。碑又稱光和中七年。史光和中止六年。蓋七年冬十一月始改元中正耳。碑文隸書。道古不減。卒史韓勅等碑。且完好無一字缺壞。真可寶也。余曾與友人論及古碑。友人曰。吾輩幸生此時。猶得

見漢晉人書，恐後世無復存者。余曰：神物顯晦有時，寧無沉埋以待後死者？如曹全碑、歐陽公趙明誠都玄敬、楊用脩諸公，豈得見哉？相眦一笑。

### 漢西嶽山廟碑

漢魏碑例不著書刻人姓名，獨此題郭香察書為異。洪适隸釋云：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察蒞他人之書。又唐徐浩古迹記以為蔡中郎書。余按碑文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白，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市石察書為二事，則洪公言似亦有據。但書雖道勁，殊不類中郎。郭者何人？乃蒞中郎書耶？且市石

蔡書刻者皆著其名，而獨無中郎名，何也？徐浩云：唐盛時去漢近，其人又深於字學，不應謬妄至此。皆不可曉。至如楊文貞公跋，遂以郭香書則察字不屬，無成文理矣。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脩岳廟石門，視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為砌石。余從東肇商借舊本而書其後如此云。

### 魏封孔羨奉孔子祀碑

梁鵠字孟星，學書于師宜官，舉孝廉，官至選部尚書。漢靈帝重之，曹孟德愛之，王逸少學之，梁武評其書云：龍威虎震，劍拔弩張。是其書亦可重者。此碑結法古質，道健，未知果為鵠書否。碑後題

曹植詞鵠書出張桂圭亦曰按圖記與卒史碑同殊不可曉

### 魏百官勸進碑

此碑或曰梁鵠書或曰鍾繇書未有的據但隸法適古非二公不能自是鍾鼎間物也

### 魏文帝受禪碑

此傳是司徒王朗文梁鵠書太傅鍾繇刻石謂之三絕碑又云即鍾繇書亦未有的據然謂為種書者出顏魯公言或不妄隸法大都與勸進碑同王元美曰以太傅手腕使書前後出師表刻七尺珉不遂與日月照映哉但其文與事海內士所指而唾罵者尚寶

玩不忍釋手孰謂書一藝也又曰余始喜明皇泰山銘見此而恍然自失也漢法方而瘦勁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廣而肥媚而緩少骨而多態漢如建安唐如王謝時代所歷故自不得超也此語評書三昧並識之

### 晉將軍周孝侯碑

宜興周處碑元美考據極詳大都謂碑文記處以身殉國死戰矣而忽又云元康九年因疾捐館前後不續攷吳晉俱無元康年號且贈處將軍賜葬地給其母醫藥酒米等皆永平七年戰歿時事其後十五年建武元年乃謚孝侯而碑併作建武年事建武元年

陸機已歿安得文及之。蓋碑前陸機撰，下有空石，後人妄增羲之書以重其價耳。又碑後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義興令陳從諫重樹此石，協律郎黃某書，尤為可疑。余則謂碑中有唐元和重樹等語，實出黃某所書，其人習右軍者，後人見似右軍，遂加羲之字。陸平原文不及謚孝侯事，重書刻時或以意之增耳，而以身殉國以下元康九年等語，錯簡則不可曉。豈陳從諫刻後又有刻者，亂之耶？然不應謬妄至此。今但以其書有右軍遺意，姑存之以待博識者。

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猛龍為魯郡太守，郡人立碑而頌之，正書虬健，開歐虞之門戶。碑首正書大字十二，尤險頸，又蘭臺之所自出也。猛龍不見史冊，據碑諱猛龍，字神回，而金石錄有劉乾碑諱乾字天，魏人名字如此，亦異矣。

後魏脩孔子廟碑

李仲璇為兗州都督，脩孔廟建碑，事在興和三年。史官稱之，是時高歡與宇文泰方確鬪，關洛而東，魏又當遷都之際，仲璇乃能改脩孔廟，崇尚文儒賢矣。碑正書，時作篆筆，間以分隸，形容竒怪，攷古書法大小篆謂之篆，東漢諸碑咸篆筆，有批法者謂之隸，以篆

筆作隸者謂之八分亦謂之隸正書謂之今隸亦謂之楷然則如此筆篆耶分耶古今隸耶

後魏豆盧思碑

史息附兄寧傳曰永息今據碑蓋以字行耳碑稱保定二年贈柱國大將軍洛陵郡公史稱贈少保出與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謚曰敬似當以碑為正碑在咸陽思墓前隸書令尹王公家瑞求得之余摹一紙多不堪讀而王公所刻金石遺文尚存強半蓋從碑下錄之耳

後魏周惠達碑

此與豆盧思碑皆咸陽令王公所得視豆盧碑稍完隸書王公刻其文止缺三十三字而榻本則不可讀矣碑首大魏故司空臣穆周公之碑銘篆書十二字宛然如新案史傳與碑畧同碑且當時贈謚而史無之史但云開皇初追贈蕭國公云

後周華嶽頌碑

碑文万紐于瑾造趙文游書按瑾唐瑾賜姓史稱其著碑頌數十萬言此其一也而文詞殊無超拔其稱趙文游云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宇文泰時命文游與黎季明等制定六辭嘗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梁主稱之又以題榜功增封邑除郡守後雖外任每須

題榜輒復追之寶泉賦云文滌孝逸獨慕前蹤至師子敬如欲登龍有宋齊之面貌無孔薄之心胸然則文滌書在當時固自知名此碑天和二年造正其書路寢等榜後也故官稱趙興郡守云碑字小變隸書時兼篆籀正與李仲璇孔廟碑同亦褚河南聖教歐陽蘭臺道因之所由出也江陵景福寺碑不知存否此則完好無一字磨泐固文滌之幸哉文滌史避唐祖諱作文滌

### 隋安喜公李使君碑

奉天鄉人掘得此碑樹之上官村廟前余過觀榻二紙隸書亦自適逸而碑頗完使君涼武昭王之後祖景超員外散騎侍郎父通

逸使持節東南道都督狄道縣開國子季父琰之出牧荆郡使君仕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邛州諸軍事邛州刺史安喜縣公開皇皇十六年卒十七年樹碑皆歷可讀而獨闕使君名按使君與唐同宗官亦不卑隋史無傳遂不可攷使君祖父季父獨琰之見魏書耳因知史官闕畧如此類者不可勝計也

### 隋海陵公賀若誼碑

此碑正書方整精健是唐初諸人前茅在興平縣文廟采人磨其陰刻夫子廟記而此文止存十三間曾完好一縣令若貴人之摹榻使搗去之誼事見隋史本傳茲不贅云

隋龍藏寺碑

龍藏寺即今真定府龍興寺碑尚存碑書遒勁亦是歐虞發源但碑立于開皇六年是時齊滅已久而張公愷尚稱齊官何也又碑稱造寺者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使持節左武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恒州諸軍事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史傳逸之遂無所考

隋陳明府脩孔子廟碑

陳明府名叔毅字子嚴陳宣弟子為曲阜令脩孔子廟仲孝俊為文樹此碑書亦頗有漢魏分隸法而集古錄金鑑琳瑯俱不載

惟金石錄有之且都玄敬謂隋碑少傳自云嗜好垂三十年止得皇甫君龍藏碑姚辨志江夏磚塔記四種皇甫碑唐刻以是觀之知才有三種余所錄乃四碑并常醜奴誌李游記為六而皇甫智永不在其中安得起玄敬于九泉而誇示之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

智永傳其家逸少法無一筆不合此刻于大觀間精良可寶也南部新書永居長安西明寺寫千字文百本但是律呂調陽乃真蹟蓋草聖名字似呂故俗本誤作律呂調陽徐散騎亦誤為呂夫以閏餘對律呂是其義也今本正作名字

隋常醜奴墓志

醜奴始平人為都督熒澤令大業元年卒誌在興平崇寧寺壁間  
為童子摩娑歲平余榻一紙書亦不大佳但以隋物存之興平即  
古始平今不知墓所在

隋李淵為子世民祈疾記

此唐高祖也記稱鄭州刺史李淵為男世民目患先于此寺求佛  
蒙佛恩力其患得除敬造石碑象一鋪願此功德資益弟子男合  
家大小福德興且永無災障弟子李淵一心供養後署大業二年  
正月八日按是時太宗才九歲耳而史稱高祖為樵隴岐三州刺

史不曰鄭州此亦可以證史之闕

隋皇甫誕碑

皇用君名誕歿于隋而碑立于唐以子無逸貴也于志寧撰歐陽  
詢書王元美謂比之信本他書尤為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余謂  
其勁而不險特用筆之後一變晉法耳可為楷法神品碑舊在鳴  
犢鎮今在西安府學戊子余君房督學作亭覆之丙申亭圯壓碑  
中断碑故剝二十餘字至是又亡其五十餘字余所收乃未斷時  
榻本深寶惜之



石墨鐫華卷之二 跋四十二首

唐刻石經攷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文于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即張劭韓說太史令單飀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辭石經古文用科斗鳥跡辭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辭用隸程邈辭此三刻也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

以經籍刊繆。建言讐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字辭于國子監立石。九經并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又孟蜀一刻。九經謂之孟蜀石經。朱晦翁所引石經是此。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法。知其為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令尊明皇純字諱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于野。朱梁時劉勅用尹玉翁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隔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到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本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于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大為紕繆。今華下東生文身家有乙卯以前榻本。庶幾稱善為古本。喬景叔說。

### 唐晉祠之銘

唐得天下後。太宗祠晉侯而為之銘。晉侯者。周唐叔後。霸天下者也。據碑高祖起兵時。曾禱於晉侯之祠。而以是報享之。太宗製文并書。全法聖教。序蘭亭而縱橫自如。但石理惡。歷年多。其銛鏃之存者無幾耳。

唐李英公碑

公陪葬昭陵，碑文高宗製并書，行草神逸，機旣後半，尤縱橫自如。良由文皇藏右軍墨蹟，如蘭之類，極夥，故其父子青宮萬機之暇，一意模倣，以至此也。碑首御製御書四字，大類褚登善，余曾至碑下，見碑高大，過房杜諸臣，豈以陛下家事之一言，而為是以報之耶。

唐萬年宮銘

萬年宮，即大成宮，改名高宗幸而銘之，書之也。行草視英公碑，尤為勁拔。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碑陰云：奉勅中書門下見從文武三品以上，并學士并聽自書官名於碑陰後，列從官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輩皆與焉。書名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即契苾賀蘭亦不草草，一時之盛，令人仰想，其後武氏亂之，而不復可觀矣。

唐景龍觀鐘銘

景龍觀者，中宗所作。景雲二年，睿宗為之鑄鐘，製銘也。字正書而稍兼篆隸，奇偉可觀。鐘今在西安府城鍾樓。

唐紀太山銘

玄宗御製并書文詞雅馴而分隸適逸婉潤最為得意之筆刻在太山高崖字大六七寸石方三尺極不易榻王戶部堯年為彼中司理見餉一紙如獲明珠王元美云余嘗登泰山轉天門見東上里許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烟之表為之色飛惜其下三尺許為榻工惡寒篝火焚蝕逸闕百餘字云

唐玄宗注孝經碑

此碑四面以螭螭為首鑿久精工故非後世所能開元帝書法與太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勁豐妍如泉吐鳳為海吞鯨非虛語也後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

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

唐昇仙太子碑

武曩滛橫千古而亦假借柔翰天之生才於彼何其不靳也此文未必真出后手當是北門學士語碑首昇仙太子之碑六大字飛白書作鳥形亦佳飛白書久不傳於世此其僅存者耳

唐述聖記

碑立乾陵今倒仆折為數段止存兩段耳據金石錄武后製中宗書字法適健深得歐虞遺意非中唐以後所辨也

唐集右軍聖教序并記

此碑為百代書法模楷。今時尤重。榻者無虛日。風骨鏗鏘俱無存者。形似耳。然其筆法隱然可尋。余曾見舊本榻十數本。獨長安一田生本為善。今已為按察僉事劉公餘澤索去。餘皆不及也。餘所收本乃二十年前物。較之今榻猶勝。真可寶惜。王元美曰：右軍真蹟自楔帖外不應行法。大小勻整。乃爾。且梵字多所不備。小小展縮偏傍湊合所不免也。又曰：玄奘既託之文皇。懷仁又託之右軍。以不朽其業。即令達磨師見之。不滿一笑耳。

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此以序與記分刻二碑於慈恩寺塔下。分東西兩龕置之。風雨童

牧俱不能及。是以能久而不毀。書法道健。然用筆輕細。後署永徽四年書。似不及同州本。

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此以序記并書一碑。在同州。道逸婉媚。波拂處虬如鐵線。後署龍朔三年書。似勝慈恩本。

右二碑。王元美考年代官品以為不合。署名處疑皆後人附益。良是。但元美未嘗至關中。遂不知二碑所在耳。余又按玉海。太宗製聖教序。高宗為太子。又述記并勒碑。署慈恩寺浮圖。永徽四年十月。楷遂良書。則大塔本似是真蹟。而同州反勝何也。

唐九成宮醴泉銘

歐書皇甫君道勁此碑婉潤尤為正書第一碑已缺殘余曾見一舊榻已為貴人携去浙中余所收乃二十年前物近復致得數紙其中被縣令使石工鑿三十餘字則余本又為難得矣宋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今歸然獨存者醴泉耳化度寺在朱雀街今未悉離離無復蘭若之迹不知碑亡在何時每至其地悵然者久之

唐孔子廟堂碑

評者謂虞永興書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又如行人妙選罕有失詞觀此碑果不虛也賈耽相云：孔子廟堂碑有箱至寶今碑已經五代翻刻尚爾則當時可知但碑已斷泐在西安府學余嘗至其處見碑傍一片石取視之則碑之破裂者如此恐後人不得復見此書可勝慨哉

唐集右軍殘碑

此碑斷缺棄西安城南隍中王生堯惠輩見之以語郡守昇置類宮碑為大將軍吳文立弘福寺僧大雅集右軍書余觀其筆法去聖教遠甚應是字集者不及懷仁而碑中有開元九年字疑又從聖教序諸刻中摹集非右軍真蹟也

唐昭仁寺碑

碑在長武縣朱子奢撰無書者姓氏余觀其姓氏筆法大類廟堂廟堂豐逸此稍瘦勁廟堂五代重勒此伯施真蹟也歐公亦不言誰書鄭樵直以為伯施都玄敬謂必有據而曹明仲曰歐陽通書通書道因諸碑殊與此不類按舊唐書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文兵處為捐身戎陣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為之碑此破薛舉處也又通本傳少孤母徐氏教以文書儀鳳中始知名貞觀三年至儀鳳元年四十八年道因碑書在龍朔三年去貞觀三年亦三十五年則此非通書明甚而虞與朱同事其為虞書無疑曹

明仲又以虞恭公碑在宜祿地檢司虞恭公溫彥博也陪葬昭陵碑在醴泉宜祿地檢司即今長武縣明仲蓋誤以昭仁為恭公耳且恭公碑亦是信本書非通也明仲之誤如此據其言者可謂無目

唐少林寺碑

碑首太宗文皇帝御書七大字分書出開元帝中刻太宗征王世充時移寺主并軍民檄所謂御書即此也但其中止世民二字以渴筆草書填之餘皆正書不類文皇而開元帝以為御書賜額何也下方則裴懿公淮撰述寺之始末并書淮負文筆號霹靂手不

以書名而此文殊不及書、書法秀勁其得意處漸升施之堂矣、

唐北嶽廟碑

碑鄭子春撰、崔鑲書、鑲無書名、此碑分隸、道逸直當韓蔡雁行、而無樹碑年月、改其時、張守珪鎮幽州、當在開元之末耳、諸家無錄者何也、

唐玄宗靈應頌碑

中南樓觀、宗聖觀、尹喜宅也、玄宗夢老子真容、得於此、玉真宮主為道士居於此、故此碑述夢事、以及玉真歸美、唐室倉部郎中戴琬撰、序戶部郎中劉同昇撰、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書、孫戴、及書、法分隸、頗豐潤、第骨力乏耳、稱曾孫為琬也、然則碑云天寶元年建、不知追成頌序之日、而稱乎、抑亦當假時乎、假官僕射而史不書、無從攷、

唐宗聖觀碑

此與前為一碑、而刻其陽、陰為唐刻、此則為元翻刻、按碑建於武德九年、歐陽詢撰、序陳叔達撰、銘為神堯祀尹喜作也、分隸書、無書者、姓氏書法、故自佳、經翻刻、失其筆意耳、王元美云、叔達以黃門侍郎判納言事、而此碑云侍中、蓋武德三年、正兼納言、九年十月、坐事罷、而傳遺之、當以此碑為定、



唐房梁公玄齡碑

碑已泐僅存六百餘字褚河南正書結法與聖教序同可寶也舊書唐諱喬字玄齡碑曰諱玄齡字喬當是以字行后復以名為字耳新唐書從碑

唐申公高士廉瑩兆記

碑僅存三百餘字攷金石錄許敬魯撰趙模書碑稱公諱儉字士廉則公亦以字行但房公名喬字玄齡以字行而碑曰諱玄齡字喬歐陽公嘗以為疑云新唐書房玄齡字喬以高公瑩兆記觀則喬果為字乎此似未見房公碑者趙模在貞觀中以書名嘗與諸

葛貞臨蘭亭刻石者此書方整秀逸大類歐虞惜不全見碑側題字数行亦半泐其一云會昌四年五月四日六代孫尚書左丞元裕拜云云瑩所其一云六代孫正議大夫行給事中上柱國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少逸云云謹附名題於碑側會長四年五月十五日按唐史稱元裕少逸相代兄弟迭處禁中又曰會昌中少逸為給事然則此正兄弟相代時也而史不書少逸封爵且又不言二人為士廉后唐世重代族豈其譜逸耶二人立朝亦非沒之者非此豈令申公不得有其孫矣

唐虞公溫彥博碑

信本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宮差小而結法嚴整不在二碑下王元美曰如郭林宗標格清峻而照和近人攷溫公卒貞觀十一年是時信本年已八十餘而楷法精妙如此虞伯施嘗謂信本齊紙筆豈亦齋老少耶惜碑已殘后世不復見耳

### 唐雲麾將軍碑

北海書逸而適米元章謂其屈強生疎似為未當此碑是其得意者雖剝蝕過半而存者其鏗鏘凜然碑在蒲城楊用修謂已斷正德中劉遠夫御史以錢束之又謂已亡朱秉器又謂良鄉亦有此碑蒲城者趙文敏臨書今蒲城碑尚在未斷無有鐵束事且蒲城李思訓葬處北海真蹟的非文敏所能良鄉本肥娟文敏書無疑楊朱二公未嘗至蒲城而朱公尤為瞽斷

### 唐岳麓寺碑

此碑俞仲蔚謂勝雲麾王元美謂殘楮斷墨猶足傾倒眉山吳興余初未見一日遊長安有書賈持一碑來售余知其為北海書亟伸之則岳麓寺碑也雖漫漶然筆意猶存亦不能勝雲麾差伯仲也且雲麾下半已無字上半存者乃如新此碑雖首尾皆可讀而鈎磔波撇不復可尋當是石理有堅脆也

### 唐葉有道先生碑

北海分隸固自道逸雖於漢人不無小遜而與梁昇卿韓擇木輩  
逐鹿未知死誰手矣又趙明誠錄二碑一為邕行書一為韓擇木  
八分書此正分書而曰邕不知何故豈後世翻本者未見邕碑而  
以韓書附會邕名耶書以俟考

唐淄川公李孝同碑

孝同者淮安靖王神通之子史但附名神通傳末碑亦磨泐可讀  
者才半中有云太宗為秦公孝同隸焉承間啟王曰秦公瞻視非  
常功業久大雖非儲貳必膺寶曆靖王心然之云云此亦可為先  
見矣撰文姓氏已不可求書者據趙明誠為諸葛思禎今亦磨蝕  
但其筆法虬捷波拂處大類楮河南可寶也

唐祝府君碑

此祝欽明叙述其父繇之碑也繇字叔良功名不顯以欽明貴故  
監碑欽明仕中宗朝廷議皇后助祭天地其人品殊無足稱但碑  
書法是習伯施登善而有得者非近世能書家所及趙明誠已云  
姓名殘缺矣

唐李劍州廣業碑

廣業即孝同之孫為劍州長史長子國貞為王元振所害者次子  
若水仕金吾衛大將軍通事舍人功名俱不顯以國貞子錡貴始

樹此碑考之史國貞原名若幽而附若水於李齋物傳云齋物族弟不言為國貞親弟又孝同碑云有子鎮此碑云雲魔將軍璩公之烈考則廣業家世歷、可尋至錡以叛遂亡此碑貞元二十年立後五年錡始叛也王元美謂書撰人皆不可考今碑中有云謂雲達嘗學舊史云云而前署撰者官刑部侍郎當是鄭雲達攷雲達正與李錡同時撰文亡疑但碑又云上柱國原武縣開國男雲達傳不及或史略之耳書者則誠不可攷書法直是徐浩敵手

### 唐于大猷碑

此碑僅存強半書法全出登善峻拔適健可為得神而書者名氏遂不可求惜哉按大適志寧之孫立政之子志寧之玄孫休烈顯於肅代朝傳云休烈父默成沛縣令早卒合之正為四世但不知默成者是大猷子否趙明誠有默成碑今不可得見矣以上四碑皆在三原北原予觀其書法皆可寶藏而知者最少且四人家世明滅史冊間故為稍論著云

### 唐贈池州刺史馮公碑

此當是道士馮道力父名仁字太玄道力與劉承祖占玄宗當受命潛布款誠開元中拜道力銀青光祿大夫冀國公而又拜其父朝散大夫使持節池州諸軍事池州刺史也開元十一年五月卒

十一月壬申葬咸陽北原建碑今在長陵西碑云意得玄珠謀參  
黃石同心戴舜以為天子蓋指玄宗授命事也書者為國子監丞  
郭謙光郭謙光又著書常維碑見鄭樵金石略朱長文古碑考則  
其書亦小有聲者此碑分隸自是名家惜剝蝕不可楮余與王咸  
陽從碑上錄之王公刻入金石遺文字多舛謬攷道力與劉承祖  
同事承祖開元十年坐姜皎事配雷州詔百官不得與卜祝之人  
往來而道力父尚尔建碑禍不及即以道力事不顯故參考而著  
之

唐臨淮武穆王李光弼碑

張少悌書在當時不大知名而此碑殊勁拔清圓深得右軍行草  
遺意惜殘缺不完且于李公中興偉略不得一一證之唐耳

唐西平忠武王李晟碑

碑在高陵縣王墓前裴晉公撰柳誠懸書已磨泐不可讀矣都玄  
敬全祿其文止缺數字又別本有刻者與碑亦牴牾數字當是傳  
寫之誤王元美云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所存乞晉公文  
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于料吐蕃背盟事絕不載蓋所  
于時徒見晉公祿位勲業之盛耳晉平意其文足以光顯其先  
而不知晉公雖非忘者自以為位宰相文崇簡要辭當如是而於

西平之元功偉畧十不著三嗚呼今碑首云奉勅撰書序末云乃命臣度稱代言時似非听乞也元美豈未讀全文耶都玄敬又錄其官時與史不合者極詳抄具左

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光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為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為神策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為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建中二年以晟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為神策先鋒如檢校

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四鎮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所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兼河中所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鑿輅爰歸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隴右

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傳  
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鳳翔隴右涇元節度使兼行營副元  
帥從王西平郡晟之碑作於當時而史成於后代要當以碑為是  
又碑所紀公子十二人史云十五人亦當從碑

### 唐蘇許公碑

蘇許公瓌武功人景雲元年十一月葬於武功碑隸書剝蝕過半  
存者才十三書法猶有漢魏遺意金石略云盧藏用書而金石錄  
云藏用撰書攷文苑英華藏用撰序張說撰銘今碑后猶有范陽  
張說字鄭趙公未見耶

### 唐契苾明碑

明契苾何力子也婁師德製文殷玄祚書筆法瘦勁可觀碑中契  
苾何力作河力史謚曰烈碑謚曰毅疑疑史為誤碑中叙明子前  
曰長男從后曰聳二字自相抵牾明長子從襲封涼公而後云孤  
子息涼國公嵩立又何也明葬于方歲通天元年碑立于先天二  
年仍稱大周革命仍用武氏製字都不可曉

### 唐段行琛碑

此碑名不著而書法道逸豐美極是當家書者為張增增無書名  
亦可以知唐人能書者多矣非此碑則後世不知有增也按碑行

琛者忠烈公秀實又忠烈兄弟四人長祥穎次秀成次同穎史傳不著因為拈出碑又不署撰文者姓名豈即張增耶忠烈公汧陽人碑在汧陽完好可榻趙明誠金石錄又有一碑云陽炎撰蕭正書與此不同而却無此碑豈段公有二碑耶書之以俟考

唐尚書馮宿碑

此碑柳書結字小差勝玄秘塔碑尚不堪與薛稷雁行楊用脩云亞于廟堂碑過矣大都柳書筋骨大露不免支離宜米南宮之鄙為惡札而宣城陳氏之笑其不能用右軍筆也

唐王忠嗣碑

忠嗣歿于天寶初碑立于天曆十年元載撰文王縉書載忠嗣女夫縉王縉誥兄也縉名能書結法老勁真可與李邕伯仲然姿態婉媚啟後世如趙承旨諸書者此等碑也

唐田仁婉德政碑

此蘇靈芝書靈芝武功人牛開元天寶間書與胡霈然齋名霈然書評者謂其格力不揚今霈然書不可見見此碑可以得其概矣大都源出聖教而肥媚為多尚不及王縉書王清源公碑而宣和譜擬之季海伯施季海不足論但恐伯施於地下笑人

唐乙速孤昭祐碑



昭祐名神慶本姓王氏太原人五代祖顯魏驃騎大將軍賜姓乙  
速孤遂為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益州  
都督父晟唐驃騎將軍代有顯人神慶高宗時為太子右虞侯副  
率檢校左領將軍上柱國以卒史不立傳且不復姓王氏不可曉  
碑苗神客撰釋行湍書書亦勁健有法然不及王知敬趙模諸人

唐乙速孤行儼碑

行儼字行儼神慶子也墓相去不十餘步二碑并峙余皆摩之而  
因以知神慶尚有子行儼仕為右武衛將軍也碑為劉憲撰白義  
暉分書書亦跳拔宜居韓蔡之亞攷歐陽公有神慶碑而未見行

儼碑且前碑五代祖五字甚明而公以為缺文以所見偶缺本耳

石墨鐫華卷之三

跋四十六首

唐郭敬之家廟碑

碑今在陝西布政司御題額顏魯公撰并書敬之汾陽忠武王父也夫以汾陽家廟得魯公手書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其文與書又非所論也但其碑在役人雜還之所雖巋然壁立而不無磨蝕之憂然以二公之靈鬼神呵護有由來矣

唐郭敬之家廟碑陰

碑陰具述汾陽兄弟子孫始知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稱幼明一人而已且汾陽封拜與史小異錄具左方碑正書陰

陰作行書不審亦出魯公否觀其筆立<sup>力</sup>似非魯公不能也

按碑陰子儀武舉及第授左衛長上改河南府城隍府別將又改同州興德府石果毅左金吾衛知隊長上又改汝州魯陽府折衝長上知右羽林軍又遷桂州都督府長史充當管經略副使又改北庭副都護充四鎮經畧副使又除左威衛中郎將轉右司禦率兼安西副都護改右威衛將軍回朔方節度副使改定遠城使本軍營田使又加單于副大都護東受降城使左廂兵馬使又拜右金吾衛將軍兼判單于副都護又拜左武衛大將軍兼安北副都護橫塞軍使本軍營田使又兼充天德軍使安北副都護又兼豐州都督西受降城使右廂兵馬使改衛尉卿兼單于安北副大都護靈州刺史攝御史中丞權充朔方節度關內支度營田鹽池押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等使又拜御史大夫餘並如故又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單于安北副大都護靈州大督都府長史節度等使餘如故又特加銀青光祿大夫又拜司空餘如故又加朔方管內採訪處置使又加司徒封代國公食寶封一千戶餘如故又兼中書令司徒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sup>大</sup>副都護朔方節度等諸使餘并如故又充東京畿及山東南道并河南等道諸節度防禦兵馬元帥仍權知東京留守判

留司尚書省事餘如故又兼邠寧廊坊等兩道節度使又封汾陽  
郡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  
兵馬副元帥仍充本營觀察處置使餘并如故加寔封五百戶又  
加寔封一百戶又加寔封二百戶又充關內副元帥餘如故又兼  
上都留守餘如故又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本道觀察處置等  
使兼河中尹餘如故又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充朔方  
節度大使及關內支度營田鹽池押諸蕃部落等使六城水運使  
管內觀察處置使餘如故又拜大尉兼河西副元帥通和吐蕃等  
使餘如故又拜尚書令兼中書令餘如故

史稱子儀初授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又以天德  
軍使兼九原太守又為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又加寔戶七百頗與  
碑不合碑立于廣德二年十一月子儀是時年六十八歲官止于  
尚書令無中書令故不及攝冢宰尊尚父等事但史言子儀諱尚  
書令碑乃寔書之且通鑑拜尚書令在十二月此前一月書當是  
史誤

### 唐多寶佛塔感應碑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便于展玩耳而結法  
視東方讚家廟碑似覺少遜王元美曰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

佐史之恨信然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何時移立在西安府學  
中

唐將軍臧懷恪碑

魯公此書偉勁而骨稍瘦于家廟諸碑皆可重也王元美云臧懷  
恪再為王峻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至  
工部尚書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恪有子  
人咸貴而希讓至尚書節度魯國公碑稱兄弟子姓勛賢間出  
自開元至於天寶乘朱輪而拖圭緝者數百人而史不為傳故聊  
載之

唐東方曼倩讚碑

此碑在山東陵縣王元美曾得舊本余所收乃長安故冢者小小  
磨泐當與元美家榻本同書法峭拔奮張固是魯公得意碑也元  
美謂東方生蹟固奇詭夏侯文亦有壺公蒯子意獨公書嚴整未  
稱不若留右軍寫其性情可也余則謂魯公以忠義而好神仙小  
說載公歿後指甲金色透出手背又寄家人手書事雖涉怪誕而  
亦可以證公深于神仙之術固東方生千載至契也然其筆却無  
物外姿態不如書汾陽家廟大是本色

唐顏氏家廟碑

李陽冰篆額顏魯公撰并書石四面環轉製法精工廟不知在何處後燬宋初有李延襲者語郡守移置文廟此書結法與東方讚正同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

### 唐中興頌碑

唐崖中興頌碑自歐陽公集古錄已謂其歲久剥字多缺殘好事者以墨增補之王元美最博雅乃云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為魯公法書第一豈元美所見乃崖石真本耶余獲一紙恐是東刻雖筋骨不露而神氣全亡惜不得至永州崖下一證之

### 唐八關齋會碑

此宋州將吏為節度使田神功項疾愈作齋會也神功故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而魯公為撰為書何也乃其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適勁不減曼倩讚家廟碑

### 唐干祿字帖

此本模刻最多此模本也故魯公面目十失八九致歐公集古錄開成中已有楊漢公模本矣漢公謂工人為衣食業故摹多速損歐公云公書為世楷模而此字書辨正譌謬尤盛傳所以損爾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真本以不完遂不傳然則真本不知在否但得漢公本似猶勝木本也又讀王元美政乃謂無一筆縱緩藏之

為臨池指南元美好古或宜有直本耳抑亦漢公本耶

唐爭坐位書藁

魯公草行不知何時上石、已泐矣而法猶可尋王元美云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又云公剛勁義烈之氣文不能發而發之於筆墨間余嘗謂公學不如其人于麻姑壇記見之詞不如筆楷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於此帖見之而都玄敬乃謂草、之筆亦為摹刻目中有筆余不能不服膺元美

此碑雖泐而顏公筆法宛然近董氏摩入戲鴻堂帖乃云陝省者不足觀而自謂存魯公法度今以余觀董氏刻視此則神亡多矣

唐顏真卿奉使題字

魯公行書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又作二語云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宋刻同州下有公小像不知原刻在何處然觀其詞意乃使李希烈時也亦足悲矣

唐華岳題名

元二紙其一則乾元元年顏魯公自蒲州刺史除饒州與監察御史王延昌穆寧評事張澹華陰令劉嵩主簿鄭鎮同謁題魯公真書其一則上元元年華陰令王宥前令王紆丞王沐尉李齊權頌鄭縣簿張彬尉寶 下邳丞李演尉邢涉處士王季友張彪著作

即孟昌原法曹參軍李樞同謁題年月上方用小篆姓名下方用分隸皆樞書老勁不作俗筆歐陽公集華岳題名自開元至清泰五百餘人今存者止此耳為之一慨

### 唐顏真卿斷碑

華州王氏掘地得石一片云員外郎瑯琊顏真卿書又有云都官郎中東海徐浩篆其餘數十字則不成文不知何碑但其字法雖嚴正而鈎磔處不及魯公他碑存之以俟考

### 唐中書令崔敦禮碑

此碑久佚少傳于世余起而榻之有千餘字于志寧撰文名氏尚

存據金石錄無書者姓氏而書者姓氏而書法乃整圓健與王知敬書李衛公碑如出一手或當是知敬書金石錄略以為于立政書未知是否崔公先名元禮高祖改敦禮字安上金石錄曰崔安禮誤

### 唐祭酒孔穎達碑

此碑于志寧撰不著書者名氏其書全習虞永興而結法稍踈自中非中唐以後人所辨黃長睿亦云世傳為永興書非也祭酒之歿後於永興十年以乃學永興法者書也碑半沒土中據集古錄已謂磨滅而摘其與史傳不同者傳字仲達碑字冲遠碑與魏鄭



公同脩隋書而傳不著傳又不著穎達卒時年壽今碑字冲遠與脩隋書事尚如新年壽字半泐隱隱可讀云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薨春秋七十有五然則歐公所有碑與今碑略同數百年間豈剝蝕之灾且昭陵諸碑多不可讀而孔公碑獨尚如此或公有功於六經而鬼神呵護之耶

唐李衛公靖碑

碑下半磨泐上半完好考金石錄為許敬宗撰王知敬書知敬書在當時固自知名評者謂與房玄齡殷仲容伯仲余觀此碑遵美直是歐陽率更虞永興之匹敵也歐陽永叔謂碑云為安撫使史

云為撫慰使碑靖為刑部尚書時行太子左衛率封衛國公時授濮州刺史爵其爵邑子孫承嗣後雖不行皆史宜書余考前二事誠如歐公但舊唐書傳有改封衛國公授濮州刺史仍令代襲例竟不行等語宋初脩新唐書削之但曰改衛國公耳歐公正與宋公同事何得云宜書不書也且舊史云本名藥師碑與新史皆作字藥師公又有弟名客師豈先名藥師後改曰靖而以藥師為字耶

唐褒公段志玄碑

公封褒國公時亦授金州刺史見舊唐書而新唐書亦削之何也

且史云志玄父偃師至邛州刺史碑云散騎常侍益都縣開國公  
贈洪州都督八州諸軍事謚信公碑云志玄從破薛舉劉武周云  
云而史不書碑云謚忠壯舊史同而新史曰壯肅其刺謬不合如  
此惜碑全者僅半尚未得詳考耳至如碑書撰俱無名氏書法雖  
方整不無少遜崔安上李藥師碑然于正書中時作一二筆分隸  
是六代遺習

唐中書令馬周碑

此碑在大道傍周墓前殘缺為甚存者僅四百餘字非篆額字存  
幾不知為馬周碑今摩碑者多不摩額是一恨也據金石錄許敬

宗撰殷仲容書仲容名書此碑分隸有法雖存者少亦足以觀矣

唐荅公唐儉碑

此碑在昭陵東南最遠而地僻故傳者絕少余至其下摹一紙真  
行書輕圓秀勁卓然名家惜無姓氏攷舊史官為立碑碑雖殘缺  
若有天人河南元氏又有皇唐開元廿年等字或開元時始建碑  
即似不可曉

唐太常卿薛收碑

此碑殘缺存者數十字耳碑額題太常卿汾陰獻公據史永徽間  
贈太常卿而不書謚見史之佚者多也碑書法亦類王知敬趙模

而無名氏撰者據金石錄為于志寧

唐芮公豆盧寬碑

寬欽望祖也高祖改其姓為盧氏永徽復姓豆盧氏有子懷讓尚  
萬春公主又有子仁業即欽望父也史不為立傳但附見欽望傳  
中碑已殘泐僅數十字無從考其始末幸碑額亡恙知為寬碑正  
書精健有法而無名氏撰者據金石錄為李義甫

唐薛公阿史那忠碑

碑泐其存者稍倍于豆盧寬碑亦以額識之而書法更勁拔在永  
興河南間惜撰書俱無名氏可攷耳

唐尚書張後胤碑

碑額題故禮部尚書碑已殘其可讀者有云故金紫光祿大夫張  
胤有二十三年除散騎常侍出陪齋輅有云第四子嬰第六子小  
師並早亡第五子律師泗州司馬云云故唐史儒學傳有張後胤  
即其人而碑曰張胤豈字後胤耶舊史無字而新唐書曰字嗣宗  
然則後字衍耶碑書撰俱無姓氏書法精健是得河南之支流而  
開平原之門戶者

唐左監門將軍王君碑

碑書勁健可錄額題左監門將軍王君而多泐其存者有云武德

九年授內侍有云貞觀四年遷右監門將軍進爵為公有云尋加  
正議大夫內侍如故有云吐谷渾據龍沙有云又出使吐蕃有云  
二十二年遷使持節云云其人蓋宦官而曾與李衛公同征吐谷  
渾者也碑缺其名而史亦不書當是唐初尚無觀軍容使之權耳

唐將軍張阿難碑

碑書大似李衛公碑殘泐特甚中有云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阿  
難又有云銀青光祿大夫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又有云勇冠三  
軍掃定河汾等語其人蓋宦官而曰勇冠三軍得無溢美乎唐初  
開國宦寺為公侯魚李之禍兆矣

唐褚亮碑

亮遂良父也由陳入隋由隋入唐年八十八卒碑已殘缺不可詳  
攷分隸與馬周碑如出一手疑亦殷仲容書遂良能書非仲容輩  
恐不得汙其父碑也

唐姜遐斷碑

遐者暮之孫行本之子史但附兄簡傳云弟柔遠美姿容善敷奏  
則天時至左鷹揚衛將軍通事舍人內供奉寥々數語亦不云名  
遐遐之子即姜皎而撰書遐碑者乃簡之子晞代簡襲行本爵為  
郕公者也書全法登善而結小弱碑上段已亡止有下一段棄墓

側余摩而錄之按游景書刻昭陵圖止有姜確墓確行本之名史亦云行本陪葬昭陵而俱不及柔遠何也

唐蘭陵公主碑

蘭陵公主太宗第十九女名淑字麗貞駙馬都尉慶州諸軍事使持節慶州刺史扶風實懷愆太穆皇后孫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竇德素子也史書竇氏二十餘人無德素名而公主傳但言愆為太穆皇后族子而已此碑亦可以脩史之闕撰者據金石錄為李義甫無書者名姓而方整勁拔亦歐虞之流亞也

唐涼國公主碑

此蘇頌撰開元帝分書帝書潤色史惟則而此碑稍肥要之一變漢法者也公主碑名花莊史作華莊先封仙源嫁薛稷子伯陽伯陽坐父稷流嶺表再嫁溫考博曾孫曦史遺曦不書而碑諱不言伯陽

唐許洛仁碑

洛仁附見許世緒傳末教語碑載甚詳但半泐不可讀正書極似隋賀若誼碑方整有之而勁拔則當遠遜顏平原

唐夢真容碑二種

此蘇靈芝書按碑開元帝夢老子真容求得之中南之樓觀博州

刺史李成裕奏准諸州同勒石則此碑天下皆刻之金石略載之云未詳所在余此碑田仁琬碑得自鄉人之守易州者或在易州令中南樓觀亦有此碑亦靈芝書文同而易州碑稱奉勅旨宰相牛仙客樓觀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九年閏四月九齡自二十四年罷相二十五年左遷荊州長史二十八年薨未嘗生至二十九年也似當以易州碑為是樓觀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三舍豈亦謬易其姓名耶

### 唐姜嫄公劉廟碑

碑在邠州張猷甫為節度作廟祀姜嫄公劉者也高郢撰張誼書

郢事李懷光能引譬忠義不為勢屈卓然名臣獨為相時不能制王叔文輩耳文尤冗弱殊無足稱張誼于書宏不甚著此書不及王縉而略似柳公權亦足存也

### 唐孔子廟詔表碑

此高祖高宗詔各一通祭文一通太子弘表一通皆分書金明昌中暴風折木磬碑仆跌損而碑不損刺史高德商易跌樹之行書題六十五字于后王元美曰其行筆不甚精工而時有漢意乃知古法自開元帝始盡變也

### 唐修孔子廟墓碑

此李北海邕撰而張述珪書邕文不及書此碑是已述珪名書書  
小史謂邕文必致珪書而評者有右木崩沙間花映竹語觀此亦  
未為的然但書趙省作適何也

唐贈太師孔宣公碑

以崔行功撰孫述範書行功嘗書開元寺千佛記者述範無書名  
而此碑分隸是唐初法亦有漢魏遺意可與唐詔表碑同觀

唐孔溫裕脩孔子廟碑

溫裕孔子三十九代孫能以私俸奏請葺廟宜蒙嘉獎矣碑貫防  
撰文聊略未稱書者無名氏而亦有顏清臣柳誠懸遺意不作惡

孔

唐兗公之頌碑

兗公顏回也字子淵碑避高祖諱作子泉都督李述誨命縣令張  
之宏撰頌包文談正書書適勁有法石惡多泐耳

唐華岳精享碑

此唐開元帝遣蘇頲禱而華山有應而建碑也作者為主簿咸廩  
書者為御史劉升見金石略僅二碑而遺此今觀其隸古適逸  
有漢人遺意五代以降求此一批法不可得矣

唐昭告華岳碑

韓擇木以八分名書人評之曰雖姿字不至峻茂而嚴正可畏杜  
子美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觀此碑良是  
碑文韓賞為補 禱華岳而作大要與神盟欲忘身奉國其詞則  
余無取焉

### 唐述聖頌碑

碑在華陰縣岳廟中達奚珣撰序呂向撰頌并書不著年月攷呂  
向開元中召入翰林此碑稱集賢殿直學士當是開元中立碑云  
藻翰自天發揮神化建碑于廟以光寵焉又云樹之平地疑若斷  
山六龍盤薄紉其上羣神竊立負其下當是頌玄宗所建華岳碑  
也今其碑已裂趺尚存如山上存二字大可徑四寸許分隸不減  
太山銘而呂向此書尚完在一道士院中向書昔人稱其草隸峻  
巧又能一筆環寫百字號連綿書又云歐鍾相雜自是一調筋骨  
乾枯精神嶮峭今觀此碑雖勁健自喜然不堪與登善作衙官

### 唐碧落碑

段成式謂此碑有碧落字故以名李肇謂此碧落觀也故名李



唐碧落碑釋文

唐李元諒懋功昭德碑

唐邠國公功德碑

唐嵩陽觀碑

唐玄秘塔碑

唐玄秘塔碑陰記

石墨鐫華卷之四  
唐不空禪師碑

跋四十七首

唐道因禪師碑

唐楚金禪師碑

唐大智禪師碑

唐大智禪師碑陰

唐圭峰禪師碑

唐隆闡禪師碑

唐杜順和尚碑

唐寂照和尚碑

唐御史臺精舍碑

唐御史臺精舍碑陰題名

唐周公廟靈泉碑

唐濟安侯廟記

唐法門寺重脩塔廟記

唐順陵碑

武三思撰相王旦書碑用武氏製字武三思稱猶可而旦亦曰  
且當發一大笑書不知其真出旦否方整適健可錄也碑已仆於  
乙卯之地震而亡于縣令之脩河予猶從故家見其榻本

唐本願寺碑

此碑獲鹿孫按察家掘地得之乃鹿泉信士畢瑜造塔藏舍利者  
行草亦不惡石理晚亡其真耳然是唐碑之最下者

唐武安君廟記

廟在今咸陽東古杜郵起慘刻獨有將畧耳亦祀至今何也壁間  
記唐乾符五年重脩事正書遒勁亦有歐法知唐世官牒無不作  
佳書也記中所列有毗子舍一十間沙子三間華一顏石押衙影  
等皆不可曉

唐令新誠碑

鄭樵畧有新誠二一王適象一劉飛書趙明誠有<sup>又</sup>三紙歐公有六



紙有正書有八分書者余所獲乃一王其行書蓋開元須行時不  
但一州刻也碑雖泐甚然筆法是深乎聖教者

唐陳居士殘碑

武功人有耕而獲斷碑者首題曰大唐潁川陳居士塔銘篆書不  
有數十字首云居士諱生字善慶正書俱有法居士必倭佛者唐  
人好佛故苑而張大之為塔耳余所取則以其書見唐之能書者  
多也

唐淨住寺文賢像銘

此碑河東裴行純追薦其父母而作碑之存者無幾其分隸頗佳

但瘦而不硬且刻似出唐以後人留之以博識者

唐緡雲縣城隍廟記

李陽冰為緡雲縣令值旱禱於城隍約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  
而雨乃遷廟而記其事書固奇事亦奇余觀其篆瘦細而偉勁飛  
動若神歐陽公以為視陽他篆最瘦余謂佳處正在此又云世言  
此石與忘歸臺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彖合故細若絲  
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為無字碑乎記云祀典無城隍神吳  
越有之至歐公云天下皆有縣猶少今則無縣無之矣且記云自  
西谷遷廟於山巔又以見城隍廟前朝不必在城中也今西安府

西村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

唐李陽冰先堂記

此李氏卜葬李曜卿兄弟三人而弟季卿記從子陽冰書卜地人為邵權記云偏得管郭之道管謂公明郭則景純也書玉筋經大中祥符間翻刻故不及縉雲碑

唐李陽冰三墳記

此季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字字畫法具而神亡似與前碑同王元美乃謂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謔豈別一碑耶抑未見前碑耶元美自任識書恐於此碑失之矣陽冰顏魯公家廟

碑書作陽冰

唐弥勒佛頌

此房嶙妻高氏書高氏又書安公美政頌歐陽公謂字迹似出二

手而疑好事者竄名以為奇余未見美政頌此本借自東摩商觀

其

道勁信足名家而一經元祐火燬政和間寺主道珍重勒再徑大定火燬泰和間寺主元釗又勒鏤鏃都亡僅存形似耳金人苑跋語歷歷可証近吾鄉人有為交城廣文者為言碑今又燬交城人猶有舊榻奉以此觀之當亦非開元刻乃泰和刻也然則碑自元祐至今凡三燬於火矣何高氏之不幸耶

唐宗聖觀主尹文孫碑

負半千之取名謬為應運五百者碑文殊不稱可笑碑叙文孫遊  
太白觀異像以為奇蓋太白名山至今多見靈異不足奇也至謂  
老子降壇間萬眾共覩則近誕矣書分隸道古不著姓名且經元  
朝翻刻失真可笑惜

唐李靖上西嶽書

唐李輔光墓誌

唐劉光俊墓誌

高肅撰無書者姓名光俊無殊績可稱肅文亦卑冗書行草習聖教如不能得錫人學扛鼎以唐物故存之

唐比丘圓滿碑銘

銘石斷殘不能一半桑華嚴寺敗垣中不知何人筆法全出褚登善波拂處虬健絕倫銘內有神龍二年并鎮國太平公主等語是中宗時人習登善書者

唐大遍覺禪師塔銘

玄奘久居西域廣譯佛言唐太宗極尊崇之據史卒于顯慶六年即龍朔元年銘則云卒于麟德元年之二月史云年五十六銘云年六十九先塋滄東後移徙樊川北原即少陵原文宗開成四年劉軻撰文僧建初書行草秀勁有法而文亦粗能言師事俱可存也

唐大法師基公塔銘

基公者尉遲敬德之從子也度為僧譯經于慈恩寺卒于永淳中太和間始建塔李弘度銘之書者亦建初然其筆法不無少遜玄奘塔銘

唐圓測德師塔銘

法師諱文雅字圓測新羅王之孫也唐太宗時人與玄奘同翻經論萬歲通天元年卒葬于龍門其徒又分骸葬於南山之巔政和中又改葬于熒公塔左負士宋復撰書書亦是唐書之楚楚者而以復無顯故無稱猶怪銘首稱大周豈以法死於武后朝耶因歎武曠淫穢在唐以高宗故不致削奪而后世猶不唾去之何也

唐大德進法師塔銘

此太子司議陳光撰僧智詳書磨泐僅存形似然其書法亦是習登善者

唐大德檀法師塔銘

此姜立祐撰而無書者名行草筆法圓健清逸當與建初大遍覺銘并觀

唐淨業禪師塔銘

正字畢彥雄撰文而無書者名正書法亦習褚登善者勁拔似之而其鈎磔處稍不及耳楊修齡侍御在長安日亟賞之<sup>雅</sup>多榻者

唐張旭斷碑千文

此云張旭書存者數十字牛鬼蛇神雖云大可怪然不堪大令一

唐張旭肚痛帖

此帖勝斷碑千文十倍當與藏真聖母二帖同觀

唐草書心經

刻後有跋謂為右軍書非也王元美考以為駙馬鄭萬鈞書張說為之序者見唐文粹又云書雖道逸而踈縱不入格不中懷素作奴况右軍乎余觀此書筆法不似唐人迨入宋時踈迤而說序萬鈞書曰學有傳癖書成草聖則萬鈞書自非孟浪者說深于文不應妄贊如此然則此書恐非萬鈞蹟也

余又得心經序于報恩寺壁間唐南陽忠國師述宋九華山僧省言書書全出伯施幾于亂真矣亟令摹一本裝演于心經之首而藏之

唐懷素藏真律公帖

藏真律公共三帖宋遊師雄刻之于石者所謂游師絲筆法也有鷲蛇飛電之恍渺有挽強拔山之氣力最奇筆也後刻諸跋大半皆宜刪去李白歌一作可笑尤為此帖之玷

唐懷素聖母帖

此帖輕逸圓轉發貫王氏之壘而拔其赤幟矣亦元祐年刻刻手極佳與藏真律公帖俱不失素師筆意

唐懷素草書千文

此帖明成化間余肅敏公刻于石者書故橫肆以刻手不良遂使  
素師婉轉清逸之趣十失其五所未亡者骨力耳視前二帖斯為  
下矣

唐石柱題名

柱八面每面為三段或四段曰左司郎中曰左司員外郎曰吏部  
郎中曰吏部員外郎曰司封郎中曰司封員外郎曰司勳郎中曰  
司勳員外郎曰考功郎中曰考功員外郎曰戶部郎中曰戶部員  
外郎曰度支郎中曰度支員外郎曰金部郎中曰金部員外郎曰

倉庫郎中曰倉庫員外郎曰禮部郎中曰禮部員外郎曰祠部郎  
中曰祠部員外郎曰膳部郎中曰膳部員外郎曰主客郎中曰主  
客員外郎按唐制二十四司以尚書左右丞領之左右司為之副  
此皆左丞之屬也題名不及左丞者自五品以下也十二司司各  
有餘人後題大中十二年十一月書鐫石柱故自唐初迄宣宗  
諸名臣多在焉唐諸司官名或改或復置今不書所改者從舊制  
也書者不知為何人筆法出歐陽率更兼永興河南雖骨力不逮  
而法度森然蓋唐世以書判取士顏元孫至以干祿命其字樣故  
人多習書而歐虞褚薛一代前茅故人多用其法也柱今在西安

府文廟門內

唐兗率天經石幢一

此書大有歐陽率更法志川宗尉掘地得之一字不損可玩也今石在志川王府

唐燃燈功德經石幢一

此書在香積寺行草亦勁逸然不中與王緒作奴

唐尊勝呪石幢八

余所收尊勝呪石幢凡八紙其一為張少悌行書清圓秀逸蘇靈芝筆不及也在崇仁寺經堂前以木柵罩之一字不損其一正書

無名方整森嚴全習信本而結法稍不如在牛頭寺其六紙或正書或行書都不作卷札然不無遜其腕力也

唐尊勝陀羅尼經石幢十一

凡石幢多書尊勝陀羅尼經余既有此癖遇必摩之而擇其佳者錄之凡所錄十一紙所在詳目錄中但其書法劉慎微僧無可書者往餘無名姓然皆與此匹敵者也關中石幢無數或埋或斫或移作他用深為可恨

唐石鼓經呪

此以石為鼓而週刻之其文尊勝經呪也書道徒有法存者不能



強半鼓下作石山山上作天王鬼神以戴之斧鑿工甚奇在醴泉  
縣趙村廣濟寺後疑是唐初建寺時物寺僧不知護持鼓下為溷  
廁可慨也

石墨鐫華卷之五

跋四十一首

宋藍田縣脩夫子廟碑

孫穆之者宰是邑修孔廟而進士董儲記僧嗣端書董文靡弱殊  
無足採嗣端分隸則深得唐人法者後署大中祥符四年皇帝祀  
汾陰之目攻史為二月是時契丹歲幣卅萬而水發徐兗旱連江  
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帝方且侈天書之妖尋漢武唐玄之蹟無  
其後世之不振也

宋修唐太宗廟碑

宋承五季文靡極矣此李瑩奉勅為之者猥冗不稱孫崇望書全

出吳通微昔人謂之院辭院辭即如今所謂中書辭蓋謂之也余謂通微書清逸有法得聖教少許結構便足名家崇望猶是通微之亞然在宋初可謂步趨唐法者矣據碑太祖于時修歷代陵廟而元美題唐憲宗廟碑謂繼于藩鎮故注意憲宗廟碑與此碑俱開寶六年立元美偶未見耳

### 六刻昭陵六馬圖贊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碑同立陵右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則贊宜有歐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都亡而陵上馬無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

刻景叔序云得唐陵圖記云然楊用修丹鉛錄記六馬贊云在秦中殷仲容撰歐陽詢書又有元學士王暉跋云其說與景叔小異或用修所見乃舊石耶然一為歐書刻石一為殷書刻馬座實出太宗製非殷撰而歐書也游公刻圖盛傳用修不當未見何牴牾乃爾今去用修未百年豈舊石頓亡獨有游公刻耶景叔云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列陵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非唐馬牙疑然則殷書宋時尚在今亦淪沒不可求矣非游公刻圖誰其知之公又云殷書薛仁果作仁果以証史官之誤如此類者尚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行甚

佳而此畧序乃醴泉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詢遺意者可觀也

### 宋譯三藏聖教序

西域僧天息災譯三藏太宗為序雲勝書天息災無玄奘師之奇異太宗無唐文皇之雅才雲勝無懷仁之手腕又無王逸少之殘墨斷楮足供其補綴時代既非不能超乘而上矣後之為不朽者難哉

### 宋北岳安天聖帝碑

真宗既封泰山祀汾縣而褒及恒山之神也陳彭年故非端人語多容媚邢守元書亦習聖教而有得者但結辭太踈倘遇王縉便

當避三舍矣矧右軍乎

### 宋重修北岳記碑

嘗見王元美稱是碑云魏公書法顏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敢正視亟慕而購求之既得再閱所謂鋒距四出良是但以三公較之似不無少遜顏氏之方整而偏得柳之奮張居顏柳間可也何至兼二公令人不敢正視乎魏公受遺二世以身繫重輕誠不可及而于書家嫡派恐不敢過在也

### 宋勸慎刑文碑

此宋晁迥述自古酷吏循吏之報應以為用刑者勸文死似點鬼

而書方整勁拔有歐陽率更法稍遜其道逸耳碑無書者姓名以  
後慎刑箴碑正之當為盧經書

### 宋勸慎刑箴碑

迴既作慎刑文又為是箴刻石永興軍文宣王廟今西安府學碑  
立于大聖中是時迴判西京已年八十餘矣召宴太清樓既而獻  
斧扆慎刑箴是此即中多為長史語似非上天子者迴為殿中丞  
時失入死囚奪二秩故晚年津津慎刑如此耳書碑者進士盧經  
大有歐法并可存也

### 宋清淨護命得道經

此碑首清淨經次消災護命經次生天得道經書者始平庀仁顯  
全習皇甫碑虬健絕倫置之名書中殆不可復辨但經首乃作菩  
薩畫象何也

### 宋摩利支天并陰符經

此碑首摩利支天經前作佛象次黃帝陰經前作黃帝問道廣成  
子像畫俱不惡書者為汝南袁正己亦能習歐陽率更法更因以  
見宋初諸人猶步趨唐矩也

### 宋郭忠恕三辭陰符經

忠恕三辭陰符經其二大小篆其一隸也忠恕篆筆匹徐鉉而請

英公又兼二小楷畫品入妙其後又能仙去不死真異也余不得見其小楷與畫而于是碑亦足以窺其一斑矣

### 宋篆書千字文序

英公于篆書獨推李監而陶承旨穀此序亦云陽冰死而夢瑛生其然乎序書出皇甫儼手可謂升率更之堂者

### 宋夢瑛篆書千字文

瑛書全學李監未似孫敖而袁正已隸書方勁有歐法與陰符經同非嘉祐以後人所及也

### 宋夢瑛十八髀書

黃魯直云李龍眠得金銅戟于市漢製也汲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魚妙絕于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奘僧夢瑛皆妄作耳然則今所傳十八髀出英公杜撰欺世非古世有之也音釋分隸頗有批法碑首載贈詩正意亦勁健皆是英公手耶如此公亦非孟浪者矣

### 宋夢瑛偏傍篆字

夢瑛在宋初自負篆書故作偏傍字源書而著跋于後大要于李斯諸人皆加貶駁獨推重李陽冰耳而不免為後世吾子行所訊至謂無所師承即郭恕與之同時英所推轂今觀其報書云何人

知之惟英公知之似含不足之意英其為不解也者附其書于跋  
後何也但其書跋語書忠恕書俱正書大有信本皇甫碑法始知  
辭釋文并贈詩都出其手毋疑也余合數碑觀英公書似當以正  
書第一篆次之分隸又次之不知具眼者謂之何

宋夢英夫子廟堂碑

英于篆辭偏傍二石皆繫跋語與忠恕書皆作正書皆方勁有法  
而此碑忽爾蹶張全用柳誠懸玄秘塔法不師其道勁而師其粗  
疎所謂真惡札也米南宮可作請以是質之

宋登太山謝天書碑

帝既侈言天書之妄復為泰山之封而此銘述太祖太宗以及其  
身語多浮誇文亦托背正書僅能方正無少鈎磔想帝亦不能辨  
此或王旦輩為之潤色而尹熙古之流握管耳碑方廣幾將開元  
帝泰山銘字減小不能強半而文筆手腕則不啻泰山之於鄒嶧  
矣

宋華嚴寺文殊閣碑

閣是杜順禪師藏肉身處宋人重脩英公為記何潤之書英公文  
靡弱但公自任篆書者其正書極佳乃使潤之書潤之行筆亦不  
惡結辭疎耳未足辱吾寶藏也

宋興平縣保寧寺碑

知遵鑄鐘建樓亦僧臘能事本不足多冉曾為碑為書蓋其徒張大之耳曾文有五季之靡而真行精健大有聖教序法是宋書之錚錚者

宋玄聖文宣王贊

此真宗東封還過曲阜尊孔子而作碑二方上刻御製贊下加號詔真行書無名氏疑亦書院待詔尹熙古輩為之雖不離院辭而亦有聖教遺意據碑奉勅諸道府州監各于文宣王廟刻贊并詔不止曲阜余所收乃曲阜碑蓋他處易燬而孔林獨存耳

宋修兗州文宣王廟碑

呂文穆廷試第一後為賢相此文殊弱不稱白崇矩書大似孫崇望而遜其圓逸二人皆以書待詔者見一時所尚如此

宋玉峰軒碑

呂大防總管永興軍創軒于興教寺陳正舉為之記大防名在青史與第大忠等考定禮樂至今傳藍田呂氏鄉約不替獨以軒以記哉今軒已亡記猶在寺壁文與書俱不足稱也

宋卅六峰賦

四明樓異令嵩高賦少室賦不足道而書者為武林僧參寥極得

坡公卧筆法邁勁古雅即令坡公見之亦當首肯

宋絳州夫子廟碑

聖教序蓋唐文皇從右軍墨蹟集之而又獲懷仁善手故能師法百代此碑從刻本摹集僅形似耳無論不及聖教即以較吳文岳碑又隔一塵矣

宋于真菴記

此徽宗為道士于元阮羽隱化作都轉運使任諒撰記而集唐歐褚薛顏柳李陽冰諸書者也亡國之君尚虛無而忘政治無足言者其書歐虞褚居十之七顏柳薛才間出或以顏柳字大不倫薛書

少故耳李則獨以篆額集刻俱善但書而百衲殊不足觀存之以備一種

宋集右軍牡丹詩

牡丹詩較絳州碑差覺風流而老勁處不如時有一二筆纏綿者右軍帖中無此也

宋普濟禪院碑

碑在沂陽于侍御永清始獲之亟稱賞以為不減聖教余得一紙觀其書非惟不及聖教抑且不及隆闡法師碑時代為之非書者責也書為僧善偽署曰習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其年為大中祥符



此時蘇黃四家未出故書雖遜古猶有唐風

### 宋承天觀碑

觀在真寧縣唐開元中建宋大中祥符中奉勅重修而尹熙古書之者也熙古書院待詔書正與汧陽普濟碑同而此出陰闡碑為多碑稱叔造之由開元帝夢羣仙使求得石象廿七於此事與玄元極類攷唐地理志縣本名羅川以得石象故改真寧云

### 宋刻僧彥修草書

考修草字詩季丕緒刻之于石曰筆力道勁得張旭法今觀其書殊無一筆似張長史者王元美曰如淮陰患少年風狂跳浪良是

### 宋抄高僧傳亭

陶承旨文全乏蘊藉英太師書後尔矜張俱非當行當家善手元美氏之言曰陶法門之畫葫蘆者英筆塚之盜枯骨者茂以芟矣

### 宋僧靜已書偈語碑

此與抄高僧傳序碑並在西安府學俗并呼抄高僧傳余視之乃其禪師所述偈語語非上乘而書出僧靜已行草甚類英太師疑二碑同時建靜已英之徒也然不免惡札

### 宋修周武王廟碑

此廬多遜撰孫崇望行書亦開寶六年建蓋與唐太宗廟同時修

葺者廟近王陵今廢祀碑不知何時移咸陽城中

### 宋修周康王廟碑

宋祖葺前代帝王寢廟文武成康皆有之今碑存者獨成康耳而康王碑斷泐不可讀開寶六年建黃遜浮撰孫崇望行書亦與唐太宗廟碑同時而王元美題憲宗廟碑謂宋祖注意憲宗蓋未見周成康唐太宗諸碑耳崇望待詔書院者一時習尚故不離通微院辭也

### 宋修唐憲宗廟碑

今收宋祖修古帝王廟碑周文武唐太宗暨此凡四而最後得趙

撰張仁愿書仁愿與孫崇望白崇矩尹熙古皆待詔書院王元美所謂文與書俱拖沓不足觀者但宋祖以談笑得天下而與古帝王陵廟畫加崇飾忠厚開國規模弘遠矣其事則開寶六年未幾鼎成使得竟其志幽燕何足煩一舉也惜也

### 宋贈夢英大士詩

贈英公詩者廿餘人陶穀宋白蘇易簡郭忠恕諸賢在其中而脩諸惡道無一首合作宋初人口語如此無端初盛何可令許渾見也書手出盧岳僧正蒙得誠懸法以英公廟堂碑觀是其相知之深者故欲有効于英耳詩中書劉伶作劉靈

宋太平興國宮碑

有神降于鳳翔本無稽之言而侈大之其天書之前茅乎徐常侍文纖靡直是五季遺習張振書亦拖沓不堪與孫承望雁行

宋同州龍興寺塔碑

寺建自隋而重修于宋開寶之末檀楊繼宗也碑內有云府主連帥大師者有曰通摠陸石公者有曰觀風譙郡夏侯公者皆不可考作碑者名岵而不言其姓亦無從知之書者並無姓名書法率更方整有之道逸不如也

宋復唯識解院記

唯識解院者蓋田故龍泉寺也有洪集者與姚氏共復之而為之碑碑文寥落耳書或正或行或草或兼一二筆小篆分隸其草又時作渴筆極奇恠適偉似曾公誠懸而時復出入但記者為豫章黃闕其名書者為瑯琊元闕其姓名二字題額者為鄭闕其名立石者為大雅闕其姓諸人名姓無一全者獨刻者張遵姓名亡恙人固有幸有不幸哉

宋賜西岳廟乳香碑

高紳轉運荆湖奏請勅賜南岳焚香而四岳並及之據碑南岳諸殿日破乳香一兩西岳諸殿共十一處乃日破半兩古人焚香其

儉如此且所焚乳香非今香也碑正書亦有柳誠懸筆意

宋樞密趙瞻碑

趙懿簡公瞻故邑人卒葬城南四里塋地為耕者所侵殆盡碑仆而泐僅有數十字可辨觀其書法勁健知書撰人必非泛泛者惜先達為故邑志不收其文遂無所改為之一慨

宋游師雄墓志

游公表章古蹟自周秦以及唐無不有題識至今尚存焉志亦云然志多與史合蓋修史時采志語入也志張舜民撰頗盡闡揚之致書者邵鯨清圓秀勁大足名家所可恨者傷佻耳其書只尺作

只赤赤與尺通楊用修以尺牘為赤牘本之禽經雉上有丈鷄上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關云高二丈二赤平等寺碑云高二丈八赤而疑其隱僻欲改作尺牘據此志宋已多用之非僻也

石墨鐫華卷之六

跋四十二首

宋蔡襄萬安橋記

王元美云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道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惟策法用虞永興耳余觀此書雄偉道麗實有之而結似平原無其緊密策似永興無其秀逸時代為之非君謨罪也

宋蔡襄荔枝譜

此閩中刻刻手不佳而君謨正書猶有永興遺意蘇黃米三家不及也評者謂土偶蒙金寬矣

宋蘇軾書醉翁亭記

此新鄭公得之微廢印者公命摹刻摹者文壽承故能縱橫自如  
字字不失真態其真蹟一入江陵在再入大內今世所傳乃摹本  
耳王元美再三致疑初以為不似公書公歿後有王逸老者自欲  
出懷素上或是其筆又或陸務觀張溫甫筆戲為之後又云渴筆  
縱筆拂策磔掠有折釵股屋漏痕法以為公興到書則又不類又  
云趙吳興宋昌裔沈啟南吳京博跋是入石時壽承作此伎倆無  
一真者當盡割去之以備一家余蓄有此帖亦時展玩其中無一  
筆類長公者但此君筆法雖不能盡脫宋習却勝長公何不自顯  
姓名而署長公耶始不可曉然謂或為長公興到書則斷無是理  
也諸跋非真亦似有據第無從証之

宋蘇軾書上清宮詞

上清宮即徐鉉作碑述神人降于鳳翔者今在盩厔縣盩厔昔屬  
鳳翔子瞻判鳳翔過此要子由同賦薛紹彭請書刻石道逸豐美  
比公他書尤勝石舊在本宮一道士院中斬為二余與友人徐宣  
伯偶過觀之榻二紙其後邑侯王公之榻移置衙齋作碑亭焉

宋蘇軾書樓觀詩

宋刻在唐靈應頌碑側道逸可觀人以磨泐別摹一碑今時榻者

是元刻原碑側字雖不可榻而視此霄壤矣詩則余不敢知為何語也

宋蘇軾仙遊塔題字

塔上有唐畫天王鬼神子瞻謂非吳道子不能而題其下方云書雖用卧筆而時作渴筆甚有素師藏真律公二帖意此公他書即上清詞亦當遜其俊爽

宋張惇草堂寺題記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用卧筆間作渴筆遊絲法亦適逸可存也

宋蘇元老龍洞記

元老深得君家卧筆法此記亦似之石泐不可讀間有存者數字耳

宋蔡京草堂寺題記

蔡太師故非端人而書自不惡此自龍圖閣出知永興軍祀高觀潭題者考其時與章子厚相繼而至書雖遜子厚乃兩人滌惡政當同觀

宋米芾蕪湖縣學記

米顛大言於書家少所許可而自作此札側筆縱筆雖極雄傑不

免粗疎王元美乃稱其有千金躒躒過都歷塊之氣恐未敢信也  
宋米芾第一山大字  
此刻在盱眙縣中南樓觀石乃篆刻耳從逸飛動殊有一夫當關  
之勢

### 宋黃魯直狄梁公碑

自古正法書無作傾側筆晉人法在態中故圓而多逸唐人態在  
法中故方而多適宋初諸人猶遵唐矩四大家出而唐法盡變競  
為傾側矣魯直其尤甚者而昔人乃謂狄公事范公文黃公書為  
三絕即文正文篇靡弱與黃公何絕之有試以觀裴公文李西平

事而誠懸書為何如毋言蔡中郎之于郭有道也

### 宋黃魯直夷齊墓碑

余始謂黃書傾側盡變唐法又得此碑而不覺失席也碑乃黃書  
而無一筆類梁公碑者法全出褚登善聖教序瘦勁絕人策拂鈎  
磔無遺恨但結辭疎少遜登善耳疑一人手腕豈其懸殊若是且  
黃他書俱與此不類何也今世字學出蘇黃者強半遂令唐法不  
傳不知黃故自能傳唐法者也至如碑稱夷齊之不立必其宗與  
國人有不說者又云二子之事孔孟之所不言不足信則宋人迂  
謬之談徃々如此



宋黃魯直了元歌

唐故騰禪師作語俚甚似于禪家宗乘未見一班書亦劣無姓名世謂魯直疑非是

宋黃魯直草庵歌

此書作行筆稍勝狄梁公碑倔强傾側總不及夷齋碑石顯和尚口語亦殊鄙俚不足再觀

宋薛紹彭詩刻

虞學士集評書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逮言惟紹彭最佳而世不傳米氏父子

世學其奇怪據此似于坡谷之后獨取紹彭也今中南樓觀有紹彭書詩刻余允得五紙其書唐人玉真公主菴玉真觀諸詩小楷法出入黃庭洛神無一毫滲漏其一書蘇子瞻詩其一書其叔薛周詩其一書王工部詩其一書一絕白字稍大或作真行其法皆自昔唐絕不作側筆惡態真可寶也紹彭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模定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永千文蓋世書學者始生之鑒精矣哉

宋李駒遊終南詩刻

李駒通判秦中留題中南而鄂令崔珙書刻石駒詩珙書皆不離

宋人本色留之以見時代之下人自不能使超也崔瑛是又一人非唐發相超判鳳翔者

宋草堂寺舍利亭記

記作分隸書腕自遜古而時有一二筆効唐以前人者不堪抵掌

宋慈雲寺集右軍書詩

此晉之玉兔寺志應請之張仲日詩之靜万集右軍書之集書起自文皇聖教後之興者茂以加矣此書尚不及絳州碑僅存形似耳詩則余不敢知也

金普照寺興造記碑

唐文皇曠世雄才削平海內以其餘力恣意臨池其臣又有率更永興軍共成之故能教師法千秋自此而後集書未有及之者普照碑建自金當兵戎草昧之後有仲汝尚文頗盡致而集公權書方整適勁緊密處殊勝公權自書不啻與聖教代興碑署汝仲義刻疑集書即出其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金之謂矣碑云寺是王右軍故宅未辨真偽而王元美直以為淮南公捨是又增一妄也

金趙秉文草書刻

趙秉文金禮部尚書號閑居士嘗為張天錫序草書韻會云徘徊

徊閑雅之容飛走走流注之勢驚竦峭拔之氣卓犖跌宕之志矯若游龍疾若驚蛇似狎而復直欲斷而還連千態百狀不可端倪亦閑中之一樂也觀此則其自負可知而此諸詩草法頗似鄭駙馬心經王元美謂不中素師作奴者然則閑其不免元章重儻之誦乎

### 金博州重修廟學記

王遼筠在金與趙秉文党懷英輩同負書名而遼筠酷似南宮此書是也攷是時遼筠父遵古實成廟學事王去非記之而今遼筠書之故尤為得意篆額者即懷英也

### 金博州廟學碑陰

此亦王遼筠書其父記字差大結構風骨似不及前碑

### 金中岳廟碑

此碑正書方整遒勁蓋習清臣誠懸而兼運以永興者于金碑中最為妙品書者名御史不立傳亦無書名觀其結構王遼筠輩似不及也党懷英號為能書乃任篆額不任書知和書在當時亦自知名碑立于大定中與博州碑同時也世宗勵精政事頗稱太平故以其暇得修祀事耳

### 元集顏書默菴記

默菴者道士邢道安所築而趙良弼為之記菴當樊川之上景色殊佳記亦簡盡可讀集書亦是懷仁之流亞也但符秦釋道安居川之東南今詞存而邢亦名道安豈其后身耶良弼兩副庶希憲商擬為宣撫叅議後陞行者叅議未嘗為宣撫使蓋尊稱之詞

元趙孟頫孫公道行碑

此趙孟頫書雖出李北海而加以婉媚所可取者生宋四家石能一變其傾敬筆耳以方北海北海瘦而勁拙于藏鋒承旨肥而緩巧于取態而元美謂姿韻溢出于波拂間蓋能用大令旨于北海婉者其然乎他日又曰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此

則定論也

元趙孟頫勅藏御服碑

此碑亦婉媚大都如前碑而稍遜其圓遒御服者元成宗感異夢而以賜孫德或于萬壽宮者也今尚在道士所時出觀之訛為王詰衣者非

元孟頫番君廟碑

此承旨暮年筆亦覺老勁而不及公孫碑番君者長沙王吳芮也無大功德而二千年后尚祀不絕何也

元趙孟頫裕公和尚碑

裕公無他異行至贈儀同三司元佑乃爾承旨書不甚如意圓熟有之而恣態不足亦不及孫德或御服二碑

元趙孟頫玄元十字贊

中南樓現有此碑石理惡泐已甚字之存者形似耳南中聞有此碑未知誰是真本

元趙孟頫佑聖觀碑

王元美謂此書規摹北海余得一紙一字不損而肥緩殊乏筋骨摹本即聊存之以候知者

元重陽仙跡碑

姚牧菴遂追書金劉祖謙文文頗蘊藉而書全法顏平原但波拂鈎磔稍不及因以知勝國時不乏能書者也

元重陽教祖碑

王重陽在金遇異人度為全真其後邱處機軍為張大其說而行之其道以全真而兼禪者此碑為密國公璿撰李道謙書亦模倣平原然尚不及姚遂仙跡碑

元馬丹陽碑

丹陽王詰高足弟子也與其妻俱道王利用為碑孫德或書文頗詳腴書亦有平原遺意但用筆過肥不免墨猪耳

元重修說經臺碑

李道謙文記修說經臺事并及老聃之道纜、數千言格雖卑冗  
意亦詳盡如謂孔子師承老子孟子不非蒙莊又以武帝信方士  
淮南好黃白隋唐行符錄至丹藥奇技悉附道家為亂老子皆殊有  
旨趣碑書出李志宗真行不大佳道謙正書教祖碑雖近墨猪而  
亦頗道偉何不自書乃使志宗操筆耶

元希聲堂碑

希聲堂原建在說經堂臺北下一級今廢而建閣獨朱象先所為碑  
存碑詞卑不足觀而杜道堅畫非隸非分去古益遠于法益盭如吾子行

所謂挑拔平硬若折刀頭者不復可得殊令人有韓蔡諸人之想

元文始碑

此杜道監撰者書文始先生者尹喜也今殿與碑尚存詞本蕪冗  
而書與希聲堂碑正同亦弱不足存也

元篆書道德經碑

余所蓄篆書神禹碑壇山石有疑非真者石鼓文出史籀手披之  
恍遊三代下此則李冰陽縉雲城隍廟記為最蓋其字細而適飛  
動如神歐陽公乃以細疑之不知篆以細為佳如李斯嶧山翻刻  
子美有肥失真之誚夫肥為失真則其真正當瘦勁如縉雲碑也

不然先塋三墳亦陽冰手筆何從翻刻亦肥失真耶其餘如英太師郭忠恕雖甚誇詡終遜古人高翽者李道謙稱其善于古篆此書雜出頡頏款識古文大小二篆沾沾自喜尚不堪郭忠恕一嗤者暇日與諸篆碑同觀而題此于後不知于法當滋

元正書道德經碑

此似出杜道堅李志宗輩而無名氏如枯樹枝無復生意聊與篆碑俱存以備一種 趙璠曰余集古碑自唐以前雖斷殘必錄至宋以后更擇其佳者 國朝諸名書不敢概及以待後之博雅君子亦猶歐陽修趙明誠之不及于宋也且以余所見錄古碑者自

自歐趙而外多憑耳致使后之人無所徵信如鄭夾漈之金石略朱長文之古碑考曹明仲之格古論要紕謬十五何以稱焉求其考據精審者于宋莫若黃長睿于明莫若王元美余公膺雖不能望二公然寧遜博之名不敢不求精之實其撰書姓名所在州郡苟非目見不敢妄書而碑多殘泐不能如趙明誠之以年月叙也遂用歐陽公例隨所得先後略分世代而已至于妄加譏評以遺誚讓使余不佞借是以不朽抑亦有辱幸焉

大正





